

# 国科大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5

总第廿九期

中国科学院大学编印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当安徒生遇上叶圣陶  
“爱不爱Robin先不说，谁不爱少年”

教学督导动真格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



封面人物：江雷

# 秋韵



# 走，散步去

文 | 阚成章

寒露一过，秋意便浓酣欲滴了。归鸟衔来的冷雨停驻在梢头，红了枫叶，暗了白松，黄了银杏。校园的风景在红白黄绿间流淌：前辈的雕塑在永恒中沉思凝望；学子裹着大衣步履匆匆；老者坐在藤下木椅上，一晃神就是半个世纪的光阴。若逢云开雨霁，朗空万里，更可凭栏观霞光满天，举头望星河灿烂。

这一切，都栉比发生在玉泉路19号，在这小而精致的园子里，开渠纳流的源头便是散步。不去看花，怎知花开？是悠扬摆动的双脚，让周遭平凡的精致舞成光影的歌，在遽然中与美好相遇。

我曾拄杖漫行匡庐，走过如琴湖，也走过牯岭，看那云锁雾山山不动，天低锦绣现奇峰；曾携友穿行京城庙宇宫墙，听历史无声的沧桑；曾游历巴黎大街小巷，步履间呼吸浪漫空气；曾远足少女峰山麓，触摸阿尔卑斯松林间的清泉阳光；也曾夜行上海滩与维多利亚湾，在灯红酒绿与攒动人头间寻找自我的影子。散步，是与远方相遇的最佳方式。旅行渐多，便能悟及：“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涧想也。”风景可在天涯山水，也可在身边草木，只要心居闲气，则悠悠然无须向外觅。

散步像在漫漫长夜中，点上一盏孤灯。伟大的灵魂总是孤独的，而散步是孤独的助产。曾有位作家，人称他为“职业写手”，但他本人却说“谬矣，我的职业是散步”——朱自清散步在荷塘月色里；陶潜散步在良辰孤往的东皋舒啸、临流赋诗中；左思散步在振衣之千仞岗，濯足之万里流间。所谓“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枯坐捻须难以觅，漫步放怀常可妙手得；无数佳句名篇、一窥宇宙奥秘的公式精思、写尽抑扬的天籁之曲，皆诞生于散步。

散步又像是一叶漂荡在万顷江湖上的扁舟，能邀友同乘共赏风光。“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一同欣赏，一同品味，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可以高山流水一演一赏会心莞尔，亦可以月上柳梢呢语耳旁。能与好友知音散步一场，是最醉人的记忆。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愿君能常享闲光，品岁月悠长。无论晨昏，用双脚丈量方圆，观万物自得，赏四时佳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得人间最佳处——每天都是崭新的，每一刻都是开始，或紧或慢的生活中，切莫委屈了自己。走，散步去！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P04

特稿

当安徒生遇上叶圣陶



P27

明星课堂

徐老师, 等你夏天回家来



明星社团  
掠风骑行

P36

### 卷首语

01 走, 散步去

### 特稿

04 当安徒生遇上叶圣陶  
——中丹学院两种教育模式融合发展

### 封面人物

12 江雷: “看着蛋画鸟”

### 亮点采撷

20 教学督导动真格

### 明星课堂

24 学术英语写作: 让世界倾听你的声音  
27 徐老师, 等你夏天回家来

### 校园博客

30 不是我不明白, 是世界变化快

### 校园微博

31 请让国旗在朝阳里升起  
32 出道中原

### 校园时评

34 “爱不爱Robin先不说, 谁不爱少年”

### 明星社团

36 掠风骑行

### 社会调查

40 走过天通苑

### 科考掠影

42 科考路上的“五险一惊”

### 科研漫趣

46 讲真, 你们对「学生物的」可能有点误会……

科考掠影  
科考路上的“五险一惊”

P42



P57

在路上  
我说山西好风光

大家书斋

49 石黑一雄：世界公民

影视评论

53 《寻找手艺》：“三无”纪录片凭啥网红

在路上

57 我说山西好风光

封面 江雷

摄影/陈彦含

封二封三 秋韵

摄影/周金霖 井田 吴焕圣等

中插 贝加尔湖探幽

摄影/耿瑜阳

封底 慕田峪长城

摄影/苗光耀



主 编：马石庄

执行主编：王秀全

责任编辑：木 佳

编 印：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 址：北京玉泉路19号甲

邮 编：100049

网 址：wwwucas.ac.cn

电 话：010-88256727

传 真：010-88256727

投稿邮箱：ucas2015\_tougao@sina.com

美术设计：新艺传媒

承印单位：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京内资准字1117-L0017号

印刷数量：5000册

发送范围

- ◎ 中国科学院各职能局，各研究院、所
- ◎ 全国各高校及研究生院
- ◎ 国家科技、教育部门
- ◎ 中国科学院大学各单位、各部门

# 当 安徒生 遇上 叶圣陶

——中丹学院两种教育模式融合发展

文 | 温家林 王楠

## 编者按

与丹麦王子360度开心自拍，谈天论地，一起气喘吁吁爬长城，这不是童话。

2017年9月25日，中丹科教中心大楼落成启用。借助中丹科教中心、中丹学院的平台，中国科学院大学将丹麦童话搬进了校园。新的环境、新的起点，将两国文化连在一起的同时，不仅加深了双方的合作和友谊，也为探索高等教育国际化、凝炼融合中西文化培养人才的新模式提供了思路。



01/白春礼院长陪同丹麦王子参观中丹大楼

第一次在办公室门口见到胡正义教授时，他正左手拎着电脑包，右手拿着一瓶刚从校医院开的急支糖浆，连日的操劳让他开始咳嗽，喉咙发炎。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中丹学院的执行院长，谈起几天前举行的中丹科教中心大楼落成启用仪式，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国科大名誉校长白春礼，中科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丁仲礼以及来华访问的丹麦王储腓特烈等共同出席了启动仪式。“中丹学院可是在心理研究所借了两间房子起家的。”胡正义笑着说。

### “临时动议”访问带来的合作办学

周一早上，高婕早早地来到教室，翻阅

着今天上课的资料，全英文的教学内容里面，不时跳出的专业词汇需要她查看词典才能理解。作为中丹学院组学专业的2017级新生，刚入学的新鲜劲还没完全褪去就转而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中。有了前几届师兄、师姐的“前车之鉴”，高婕对即将迎来的“炼狱3个月”多少有些心理准备，她甚至可以在周末和丹麦同学一起聚餐、出游、畅聊。

安静明亮的环境，新鲜可爱的面孔，前景广阔的平台，坐在教室里的高婕信心满满。她不知道，这一切，竟起源于一次偶然的“临时动议”。

2008年4月9日，由丹麦高教部长带队、丹麦8所大学校长组成的代表团即将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准备启程回国。他们此次访华的



02



03

02/丁仲礼讲话  
03/丹麦王储讲话  
04/丹麦老师上课  
05/中丹大楼

目的，是要在中国找一所大学，与丹麦的大学联盟开展全方位合作。为期几天的考察，代表团访问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多家知名院校，只把赶赴机场回国前的一个小时留给了“未列在计划之中”的中科院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以下统称“国科大”），且还属于代表团头一天的“临时动议”。

时任学校国际合作处处长的朱相彬教授，在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向时任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邓勇汇报商议。或许是出于礼仪或许是捕捉到了合作机缘，邓勇当即放下手里的工作，随同朱相彬一起从玉泉路校区匆忙赶到中关村校区，接待了丹麦代表团。在1小时的交流中，丹麦代表团对国科大的学科优势、培养点布局及研究生培养机制听得津津有味，邓勇、朱相



04

彬对丹方的合作设想也兴趣颇浓，双方大有“相见恨晚”和“尺璧寸阴”的感觉。

没曾想，这“临时动议”的短短1小时交流，见效了！

没过多久，丹麦就再次派代表团来到中国。2008年5月21日，邓勇在国科大相关校领导及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正式会见了丹麦科技创新委员会Inge Maekedal主席率领的丹麦科教代表团一行15人。Maekedal主席代表丹方

提出，希望丹麦8校大学联盟与国科大能够在能源、环境、纳米技术、生命科学、农业食品等领域，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合作项目。经过一天的讨论协商，双方确定了合作项目的具体框架原则，也就此拉开了实质性推动实施的序幕。

于是，从2008年到现在，围绕着中、丹两国科教合作的主题，双方的交流次数日渐频繁，交流层次也日益提高。



- 2008年10月22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和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证了共建中丹科教中心合作备忘录的签署。10月23日，拉斯穆森首相在国科大出席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丹麦科技创新部、丹麦高校联盟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
- 2009年2月，丹麦代表团一行再度访问国科大，就共建中丹科教中心达成共识。
- 2009年10月19日，中丹科教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在京开幕。
- 2010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和拉斯穆森首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见证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丹麦科研教育中心合作伙伴协议》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雁栖湖校区中国-丹麦科研教育中心建设、维护和运行协议》的签署。
- 2010年10月12日至14日，中丹科教中心社会科学领域专题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
- 2011年1月24日，中丹科教中心大楼设计方案最终确定。
- 2011年9月8日，第一届中丹科教中心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丹麦科研教育中心”和“中丹学院”揭牌成立。
- 2012年9月10日，中丹学院举行首届开学典礼，丹麦首相 Helle Thorning-Schmidt 与中科院院长兼国科大校长白春礼共同出席。
- 2013年12月18日，中丹科教中心大楼建设启动签字仪式举行，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与丹麦科学创新高教部、气候能源建筑部关于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丹麦工业基金会大厦”中国-丹麦科研教育中心建设启动协议》，丹麦工业基金会 (Danish Industry Foundation) 捐资1.096亿元人民币，用于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建设1万余平方米的中丹科教中心大楼。
- 2014年4月26日，中丹科教中心大楼奠基仪式举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与中科院院长、国科大名誉校长白春礼共同出席。
- 2015年6月27日，中丹学院举行首届中外双学位授予仪式暨毕业典礼。
- 2017年9月25日，中丹科教中心大楼落成启用。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至此，由国科大、丹麦高等教育科学部（原丹麦科技创新部）以及哥本哈根大学、奥胡斯大学、南丹麦大学、丹麦技术大学、哥本哈根商学院、奥尔堡大学、洛斯基勒大学和哥本哈根信息技术大学等丹麦8所高校共同发起并创建的中国-丹麦科研教育中心，成为丹麦目前在海外投资建设的唯一科教机构。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国科大中丹学院，承担起了中丹科教中心的教育功能。遵循科教融合的培养模式和平等互利的办事原则，中丹学院实行双导师、双学位制，毕业生可以获得国科大和丹麦合作大学的双学位，双方在管理、资金、师资和生源等方面各占50%。

据胡正义介绍，依托两国9所大学、50多个中科院研究院所的优势和现实需求，中丹学院目前在5个领域，进行了7个项目的硕士、博士招生与培养：水与环境、神经科学与神经影像、组学、创新管理、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纳米科学与技术、化工与生化工程。这5个领域分属3种类型，一是双方都很强势的学科领域，比如纳米科学技术、脑科学、基因



06/丹麦王子登慕田峪长城  
07/中丹学院执行院长胡正义  
08/丹麦王子与学生自拍



06



07



08

组学；二是满足中国市场需求或针对中国当前发展问题的学科领域，比如水和环境、可再生能源，丹麦有很多先进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值得学习借鉴；三是有关社会发展的，比如创新管理、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

中丹科教中心大楼奠基仪式当天，丹麦高等教育科学部部长Sofie Carsten Nielsen在发言中说：“文学大师安徒生一直对中国心怀向往，曾幻想从丹麦挖条地道直通中国。今天，我可以说是完成了安徒生的夙愿。”

### 童话照进现实

童话是美好的，然而一旦照进现实，就会出现各种难题。

“第一年时我们提前招生，没有招生简章，没有招生名额，学校从中科院各研究所的相关专业‘抓’来56个硕士、10个博士，在丹麦招了48个硕士、37个博士，授课教师也是从各研究所调配的。”胡正义说。

解决了生源和师资的问题，教学和考核的麻烦又来了。



全英文授课，对于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中国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刚开学不久，就有学生来找胡正义，按照学生的说法是“我们被欺负了”——上课分组讨论，中方和丹方学生搭配组合，曾经有一个组的中方学生，因为总是表达不清楚，最后大家都不带她“玩儿”了。

除了口语能力有差异，两国学生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上也不同。胡正义说：“国外的孩子说话直截了当，讨论的时候同意就同意，反对就反对，中方学生不这样，有时候模棱两可，人家就认为你没有主见。”

再有就是教学方式的不同。比如，丹方老师上课时，遇到学生因某个问题没有听懂而举手提问，老师可能就这个问题讲一节课，原定的教学内容没讲完，学生要下去自学，或者原本准备的PPT，不会一张张按部就班地来，而是挑重点，讲得很快。反之，中方老师讲课很系统，提前准备的东西一定要在课上讲完，哪怕学生有问题了，也是简单地稍作回答，不拖延过长时间。

所以一开始中方学生很不适应，课堂外要自学的资料一发一大堆，有的同学看都看不完。胡正义说：“中丹学院的学生学习挺苦的，平均每天要学习10个小时，一开始每门课不及格的学生大有人在，我负责的水与环境项目，有一门课不及格率达到80%。之前都是拔尖的学生，现在竟然考试不及格，孩子们的压力可想而知。”按照学校的规定，两门专业课不及格就要退学，即使补考过了，成绩也按照60分计。为此，学校专门发文件提出，关于考试不及格的处理规定，中丹学院的学生除外，不及格可以补考，而且最后成绩按历次最高分计。

在学生学位申请方面，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与国家有关部门协商，打破了很多已有的规定和制度。胡正义告诉笔者：“按照规定，在我国申请双学位必须提交两篇毕业论文，我们这个项目是一篇

毕业论文就可以申请两个学位，目前在中国是首创。”

而丹麦方面，据丹麦科技创新部Jacob Fuchs署长介绍，丹麦各界非常关注中丹科教中心，为了推动项目顺利实施，丹麦相关部门修改了有关教育法规。

类似的压力和困难有很多，中丹学院在适应和解决的过程中，有上述诸多调整甚至让步，但也有不忘初心的坚持——对于教学质量的严格要求，对此胡正义有自己的理解：“我们不怕学生考试不及格，因为中丹学院的课程确实有难度，比如水与环境这个项目，跨了五大领域，环境科学、生态学、水资源、地理学及农业资源利用，对学生要求很高。所以如果一个学化学出身的孩子上遥感的课程，有80%的可能性要补考。慢慢地，后面几届学生有了心理准备，情况反而好了。通过这样几年的坚持和磨练，我们学生的整体质量才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 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而这样的坚持，确实也给予了中丹师生实实在在的回报。

2012年至今，中丹学院已招收研究生共计1067人（硕士864人，外籍硕士占比36.1%；博士203人，外籍博士占比41.4%），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最高影响因子达到8.32，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英文论文数最高达7

篇，多人在读期间申请多项发明专利。同时，中丹硕士项目学生生源国从2012年的3个增加到2017年的15个，累计有27个国家的学生申请。经过6年的发展，中丹项目已经被更多的学生认可，国内外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些毕业的学生，约有40%选择继续到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攻读博士学位；约50%的毕业生选择到政府机构、跨国企业、事业单位就业；剩余约10%的同学选择自主创业。

“毕业的学生很受欢迎，一是科研素养高，二是英语好，三是具有国际化视野。”谈到自己的学生，胡正义显得一脸欣慰，“我们有一个学生，硕博连读期间，发表了18篇SCI文章，毕业以后，被破例招到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工作。”

曾有人就他在中丹学院授课的领域提问：“中科院已经有一个资源与环境学院了，你又开设水与环境，那中丹学院培养的学生跟资源与环境学院培养的学生有什么不同呢？”胡正义的回答概括而有深度：“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国际视野，通晓中西规则，具有挑战和竞争能力的创新创业人才。通过培养这样的人才，我们就有望提炼出融合中西文化培养人才的一套模式。”

而他提到的“融合中西文化培养人才的模式”，其实是整个学校、甚至整个中科院的共识。

在首届中丹硕士双学位授予仪式上，现任中丹联合管理委员会中方主席的中科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丁仲礼院士，在给全体中丹师生的寄语中曾提到：“祝贺SDC学生圆满完成学业，你们承载着中丹双方殷切的期望，也是SDC实现的第一个梦想。希望你们融汇中西，肩负起中丹交流和友谊使者的重任，为中丹合作添砖加瓦，助推中丹项目成为中外

合作办学样板。”

据了解，目前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有2000多个，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59个，中外合作大学7所。胡正义特意区分了“中丹模式”与这类“2+2”“2+3”模式的不同。“首先是目标不同，以往的模式是把中国的学生送出去，而我们是反向的，把丹麦及欧洲的一些人才放到中国来培养，来中国拿学位。我们的目标是要变人才的‘输出’为‘输入’，把优秀人才留在中国，这是最大、最根本的差异。”胡正义说，“其次，基于上述目标，就会出现在培养方式、教学方式、人才选拔方式等过程方面的差异。以往的模式下，中方学生去国外上学是重点，而我们以中国为主，中方硕士生在丹麦最多待3个月，博士生在丹麦待6个月到1年，丹方学生完成第一年的集中教学后会直接进入中科院各研究所开展科研工作。而且，丹麦一年约有200位老师来中国授课。”

2016级丹方学生Jens在中丹学院学习之余，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目前Jens计划毕业之后在中国找一份工作，和中国女友延续他们的爱情故事。

2014年4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率领丹麦外交史上最大规模的访问团来到中国展开国事访问。陪同访问的，除了外交大臣，贸易和发展大臣，食品、农业与渔业大臣及高等教育与科技大臣等4位内阁大臣，还有来自110家丹麦公司的高级代表，包括跻身世界500强的诺和诺德、马士基等公司的代表，公司业务涉及经贸、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为中丹科教中心捐资的丹麦工业基金会主席Sten Scheibye先生曾说：“人才培养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丹麦工业基金会资助



中丹科教中心项目，其重要意义远非金钱价值可以简单衡量。”

“丹麦的企业要跟中国合作，打入中国市场，没有人不行，所以想到通过教育的途径来培养人才。”胡正义说。而这，也成为中丹科教中心和中丹学院发展的巨大机遇，让胡正义觉得“未来可期”。

对此，丹麦对华合作专务秘书及顾问、奥胡斯大学副校长Ole Fejerskov曾用6个“E”来描述：Energy（充满活力），Environment friendly（节能环保），Efficient decision（效率决策），Enthusiasm（富有热情），Empathy（专注事业）和Example of the world（世界楷模）。

谈到中丹学院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胡正义条理清晰：企业合作方面，要从原来的自

由组合变为有序引导，形成一条以中丹科教中心为平台，通过科研合作、企业合作支撑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再反哺企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路子；教育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和拓宽硕士生项目，食品安全与健康、物理学与天文、北极大气与环境等专业领域已经在考察、论证阶段，同时继续完善和规范博士生培养及学位授予机制和程序。

而对于“凝炼出融合中西文化培养人才的模式”这一高级目标，胡正义则是稳扎稳打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要经过5~10年，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意义深远，但也急不得。”

中丹科教中心和中丹学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张名片。<sup>④</sup>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任辉 杨天鹏 吴焕圣）

KANZHEDANHUANIAO  
JIANGLEI



中国科学院

**编者按：**

一杯不加糖和牛奶的苦咖啡，在他看来是“成熟的味道”；褶皱的西装配上一双凉鞋，他笑称“成功的人士就是这么做的”。他的幽默与形象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科学家形象的认知。

有人说：江雷是个“牛人”。他的粉丝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他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使其自带“吸粉”技能？

# 江雷：

## “看着蛋画鸟”

文 | 韩扬眉 徐竟然

4个小时，千余名听众，63次掌声，全程没有一个人离开，江雷再次刷新了校园讲座“火爆”场面的纪录。

2017年9月10日晚，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未来技术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雷开讲新学期第一课：《向自然学习的创新科研与科学生活》。距离开场还有1个小时，可容纳500人的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报告厅就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准点到达的同学也只得在走廊上席地而坐。

“以前就听说过江院士，今天终于见到‘大牛’本尊了！”天文学院的刘家旻兴奋地说。



01

### 创新科研: 向自然学习

江雷的大名, 首先源自其用“标新立异”的方法, 在仿生智能界面材料和超浸润领域做出了诸多原创性工作。

有一个故事, 江雷至今记忆深刻。5年前, 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院长的江雷邀请《science》杂志总裁比尔·墨兰(Bill Moran)作报告, 结束后, 有位同学提问:“比尔先生, 您如何解释顶尖学校的许多毕业生去了‘华尔街’?”“这本杂志必须用英文发表, 对中国人不公平。”

见比尔难以回答这些问题, 江雷赶忙上去“救场”, 并用中文讲道:“若一个国家的英才都去玩股票, 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开始

衰败了, 而你们很幸运地出生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鼎盛时代, 如果你们投身科学, 创造新的科学技术, 论文用中文发表在《science》和《nature》上, 那么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江雷坚定的语气, 在4年后再次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江雷的自信, 源于中国的实力。他表示, 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们这一辈已经学会了, 是时候彰显中国优秀哲学思想——“道法自然”的力量了。他至今记得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化学所视察时说:“向美国学习不如向自然学习!”

向出淤泥而不染的荷叶学习自清洁功能、向蜘蛛学习水珠的定向收集、向能捕食





02

小动物的猪笼草学习“嘴唇”液膜运输、从水黾在水面行走看到纳米的分层结构、从水珠在玫瑰花瓣上不易掉落看到粗糙度对超亲水状态的影响……

江雷是“大自然”忠实的“粉丝”，通过对自然界中诸多植物和动物本征润湿现象的发现，他创建了64变换的仿生超浸润界面材料体系，揭示了生物体表面超疏水性的形成机理，为相关仿生界面及智能材料的设计制备提供了依据。例如，建筑玻璃及外墙应用超疏水涂层的自清洁功能、用于制备防覆冰和雾水收集的超浸润界面设计，以及利用界面浸润性调控实现癌细胞的高效捕获等。

因为在仿生智能超浸润界面材料基础研究和应用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在纳米科技领域表现出的卓越领导能力，2015年9月4日，江雷荣获第三届“ChinaNano Award”奖，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这一殊荣。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阿拉提普拉哈卡尔曾说：“生物是自然界的终极创新者，任何致力于创新的机构，若是未能从这个极其复杂的网络中汲取灵感与解决方案，都将是十分愚蠢可笑的。”

江雷的想法与其不谋而合，在他看来，向自然学习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中生有，“先是有所发现，然后有所发明，最后有所创造。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问题，你就是高手。”他

提到，生命经过45亿年的进化已完成了所有智能过程，与生命科学交叉融合已经成为现代各学科寻找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

“在仿生科学里‘看着蛋画鸟’的就是江雷。”哈佛大学教授阿里这样形容。

### “万物负阴抱阳”成就“二元协同”

“要么上书架，要么上架架”，这是江雷对“道法自然”成果的定位。

2000年的春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拿着一条领带为国务院领导讲解纳米科技，这条领带看似普通，实则大有内涵。经过纳米科技的处理，无需任何洗涤用品，净水一冲，污迹油垢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同魔术般的讲解演示，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称赞。

这条被称为“纳米自净领带”的神奇物件，就是根据江雷所提出的“二元协同纳米界面材料”研制的新产品，已经销售了400多万条。科学实验数据表明，两种性质相反的材料应用到纳米时，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协同的相互作用，在宏观上会表现出奇特的性能。经过纳米技术处理过的各类纺织材料不仅可以防水、防油，还具有杀菌、防辐射、防霉等特殊效果，而原有织物的纤维强度、染料亲和性等各种性能保持不变。

江雷赋予了传统材料“重生”的力量，而“新生”的材料也就是被业界所熟知的“二元协同纳米界面材料”。

“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江雷从2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到了“二元协同”的渊源所在。

1998年3月，在日本神奈川科学院做研究员的江雷，正在准备日本化学学会年会的发言材料，一个灵感突现：既然现代科学已

经证实物质都是由各种协同互补的二元性基本粒子所组成，而且人类亦已经开始有意识利用二元协同性研制新材料，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种二元协同性推广到纳米尺度界面呢？

有了这个想法，江雷立刻开始做实验。他和同事们观察到：在紫外光的照射下，二氧化钛表面表现出亲水的效果，即水滴在这个表面上很自然地铺展开，不会产生雾滴。惊喜之下，他又大胆猜想，是否在这个表面上存在着亲水和疏水的纳米结构，促使了这个表面具有亲水的效果呢？如果这种界面存在，它还会有一个宏观的现象，它必定还会亲油。10分钟后的实验结果验证了他的猜想。

2000年，江雷提出了“二元协同纳米界面材料”概念。“超亲水、超疏水，超亲油、超





04

03 / 认真倾听  
04/05/06 / 提问环节

疏油，不同的配对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不同性能的材料。”2004年，他应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编辑邀请绘制了一幅“超界面太极阵”作为封面，大获好评，这是该杂志第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封面。

二元协同纳米界面材料，就是具有阴阳二元的物质在纳米界面上呈现出的超常规界面物质材料。这种全新的设计思路将创造一个颠覆原有功能材料的世界。“玩”超界面20余年的江雷感叹中国古代“阴阳学说”的伟大，他表示，这就是全息思维，阴阳合一。物质的阴阳变化交合，就能产生出万物。

江雷的科研“任督二脉”似乎被打通了，“这下我们国家可有的干了！”

### 未来技术：挑战“拜登之问”

“发展未来技术，挑战‘拜登之问’”，江雷在多个场合中发出如此“宣言”。

2014年5月，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曾在空军学院毕业典礼的发言中指出：“中国虽然每年有6到8倍于美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毕业，但



05



06

是我想不到有什么样的创新项目、创新改变或者创新产品是由中国提出来的。”

“创新，就是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变革性技术领域进行前沿探索，培养具有前瞻交叉思维的复合型科技人才”，江雷说，要在中国做出改变人类生活、变革社会的技术。

30年前，“交叉意识”的种子在江雷心中发芽成长。本科读固体物理专业的江雷，研究生却转向了化学方向。江雷说，多亏父亲的“超前思想”，他如今能够在纳米界面材料研究领域里如鱼得水，正是当年打下了牢固的物理学底子。

在江雷看来，传统的物理、数学、生物等单一基础学科很难再有创新，现在更需要的是能够将这些基础学科融汇贯通的“通才”。就像当年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战争，在敌人控制力度弱的多省交界处寻求突破，交叉学科亦是如此。

他提到，全球科研布局，早已呈现“交叉”趋势。美国、德国、法国等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建立交叉学科中心，中国的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也都在建立交叉科学研究院。“这些科研单位需要具有交叉学科意识、理念和基础知识的学生，但却没有人考虑培养这些人才”，江雷设想的是建立科学前沿性、交叉性人才培养机制，为未来技术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在江雷的“江氏军团”中，人才未必“出身”一流顶尖名校，“出身”未必辉煌。“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老师”，江雷认为，良好的学术氛围下，“生铁也能炼成钢”。

未来，一座极具设计感的朱红色建筑将在雁栖湖畔拔地而起，背靠红螺寺，与相距200米的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交相辉映”。这是江雷“未来人才大军”的大本营，他们将在

这里“玩科学”——讲座式和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学习各种学科的公共语言；不再一纸论文定天下，注重学生科研与做人、与人沟通交流技能等多元化的发展；鼓励逆向性思维，勇敢向权威提出尖锐问题。

“创造畅所欲言的咖啡厅文化，倡导‘哥本哈根之战’，营造科学民主、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让大家共享科研成果。”江雷希望在这里，“让厉害的和厉害的成为最厉害的！”

### 把握人生的“紧”与“慢”

“如果我在上大学的第一天，听到有个老师给我讲了这些，我至少提前10年当上院士”。江雷想要弥补这个遗憾，帮助更多愿意学习成长的青年，“今天，哪怕能够改变你们一点点，就值了。”

创新科研离不开科学生活，影响江雷最深的就是人生的“红绿灯”现象。

在十字路口看到闪烁着的绿灯即将变红时，本应要停下脚步、等待绿灯再次亮起。而江雷在他的科学道路上，却反其道而行。

“一个绿灯不失时机地赶过来了，下个路口可能还会赶上绿灯；如果漫不经心地等着红灯变成绿灯，可能下个路口还是红灯，那就一错再错、一慢再慢，永远落在人家后头。”大学时，江雷在一次乘出租车时，听到广播朗诵围棋国手陈祖德自传中提到的“红绿灯”现象，内心一下就被触动了。

硕士期间提前半年进入实验室，3年共发表10余篇高水平论文；获得吉林大学与东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名额，入学第二天就投入实验，毕业后被推荐到神奈川科学技术研究院任研究员；1998年乘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之风回到祖国，成为纳米科学“少帅”，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都取得骄人成



07/争相与院士合影

绩……江雷一路“抢绿灯”的背后，看似顺风顺水，实则是“闻鸡起舞”的奋斗。

绿灯是什么？江雷强调，从现在开始，珍惜每一分钟去锻炼你的大脑，最终会和别人有天壤之别。“我们要想追上美国人，要夜以继日、埋头苦干”，江雷说自己“根本不敢走”，而是一直在跑，丝毫不能懈怠。回国的前3年，江雷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没有周末，做出了其他人可能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但是我真的很快乐，很享受‘玩科研’这件事。”

江雷在“一路狂奔”，与此同时，他也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二十年磨一剑”的事业。看似矛盾，实则互补。在他看来，人的一生成成一件事就很“牛”了。从他发现到提出“二元

协同纳米界面结构”理论，再到拓展“超浸润材料体系”，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两手抓，每个关口都努力“抢上绿灯”，每个关口之间又都在“夙夜匪懈”。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吧？”这是江雷的“口头禅”。江雷坦承，自己并不聪明，“但我悟性好，虽然学得慢，但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他解释说，聪明的人善于接受已有知识，而悟性好则使探索未知的能力更强。

“纳米科技就是一场持久战，不能急于求成。”江雷内心憋着一股劲儿，向着“诺奖”冲刺。<sup>④</sup>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陈彦含）

## 编者按:

“教学督导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督导组一方面要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要善于发现优点和特色,培养一批名师,发掘一批优秀课程和教材。”工程科学学院院长李家春院士认为,这是提升教学质量和人才质量的关键。

什么是教学督导?教学督导由谁来做?如何开展?对国科大“科教融合”有怎样的意义?国科大工程科学学院正在探索一条特色之路。

# 教学督导

| 文 | 韩扬眉 徐竟然 刘平平 |

# 动真格

2017年10月17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工程科学学院授课教师谢季佳的《力学实验原理与技术》课堂上,多了两位稍显年长的“学生”。他们坐在教室后排,全神贯注地听着课,在厚厚的本子上记着笔记,花白的头发格外显眼。

其实,这两位“学生”是工程科学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的成员洪友士和童建忠,他们此行是为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而来。

“要想建设一流的大学、一流学院,教学质量和人才质量是很关键的,教学督导的意义也在于此。”工程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春谈到开展“教学督导”工作的意义时说。

## 发现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国科大工程科学学院成立于2015年7月18日,由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主承办,是第一所由中国科学院跨区域的8个研究所联合承办的二级学院。为进一步推进“科教融合”成果、提升教育教学质量,2016年12月28日,工程科学学院决定对所有课程来一次“大检阅”。

“通过参与课程和教学,采用新的考察手段与新技术,发现教学中的好方法和存在的不足,积累优秀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对存在问题的课程进行改进,以逐步完善课程体系与教学培养质量。”李家春在督导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指

出。

“同样的课程,学生听和老师听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后者是同行之间的交流,不仅能听出来课程的好坏,更能听出来课程的主要问题。”工程科学学院马石庄教授的《应用偏微分方程与科学计算》课程被列入到2017秋季学期的名单之中,在开学之初便被督导。

工程科学学院为教学督导的实施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学院组织对师资队伍、教学系统、课程体系等情况梳理后,认为“检阅”课程势在必行。他们专门成立督导委员会,制定了工作章程,将提升学院教学质量落到实处。

“讲了几十年的课也可能会有问题,对年轻的教师更是有益。教



谢季佳在《力学实验原理与技术》课堂上

学这件事一定不能马虎。”李家春提到，目前在教学岗位上的教师，有些是曾经在研究生院时就授课，有着丰富经验的老教师；有些则是教学经验比较少的年轻教师，或是刚刚从科研岗走到教学岗，担任新增课程的教师，他们的课程都被列入了督导名单中。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洪友士说：“两者讲课的特点和优势不一样，弱点也不同，如果只是老师凭自己的感觉讲有一定的局限性。”

“教学督导委员会责任重大，要做到发现问题、报告问题、解决问题，发现和肯定好的教学方法，改进有问题的教学方法。”洪友士说，今年春季学期督导工作正式开始，已经成功地督导了春季学期的

10门专业课程，“我们积累总结了一定的督导经验，秋季被确定督导的还有10门课程，最终要在2~3年内完成对工学院所有开设的专业课程全覆盖、系统性的督导。”

### 谁来督导？如何督导？

工程科学学院的督导委员会可谓阵容强大。共由10名成员组成，他们来自不同研究所以及校本部的不同专业，是“科研教学的双料好手”。主任由力学所原所长、学位委员会主任洪友士院士担任，副主任由工程热物理所聂超群研究员和国科大校本部张年梅教授担任，委员包括国科大校本部李骥教授、理化技术研究所李青研究员、力学所孙泉华研究员、电工所

童建忠研究员、国科大校本部于华教授、国科大校本部余永亮教授、力学所张吟研究员。

制度不流于形式，除了强大的团队，还需要雷厉风行的执行力。

谢季佳在临下课前，给同学们布置了一道讨论题，洪友士和童建忠也加入了旁边同学的讨论小组，聆听同学的思考、发表自己的观点。课后，洪友士、童建忠和谢季佳一起到教师休息室，针对现场授课情况进行一场近半小时的交流。

“整体讲得非常不错，每一种研究方法都结合了案例，我觉得如果能补充上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以及相关的历史发展脉络就更好了！另外，光纤光栅那

部分PPT和讲义上有一处图不一致……”洪友士和童建忠从现场教学流畅度、讲解合理性、课堂内容、授课方式、学生接受程度、PPT制作、板书书写、互动气氛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谢季佳也给出了相应的反馈，并将他们的看法记在了自己的本子上。

“当面对面的反馈交流更为直接，很坦率地把作为听课教师的感受表达出来，能够探讨更充分到位”，通过春季学期课程督导的实践，洪友士总结出了经验。当面沟通过后，还要在《教学督查记录表》中成文，于学期末汇总到督导委员会的总结会上，进行全体讨论。

洪友士将教学督导工作总结为“三步走”：大纲审阅、随堂听课、与授课老师交流反馈。每学期初，教学督导委员会开会以审定课程的教学大纲，同时给出意见。随后确定督导的课程，以学科相近为基本标准，分配教师前去督导。如果



督导教师洪友士、童建忠正在认真听课



督导教师与授课教师在研讨室交流督导意见

是授课团队进行授课，则每名授课讲师的课程都要被听一次课；如果只有一名教师完整授课，那么至少需要听课两次以对比课程教学水平是否有所提高。在听课完成后，督导教师与被督导教师即时交流沟通。

### 直击痛点动真格

“引因子的关联维度讲得比较

清楚，但维数拓宽的概念还是要讲的。”

“部分内容讲授照本宣科，有些内容专业性很强，讲述是介绍性的，建议提炼归纳，同时介绍装备原理要先给出图片，然后再给结构剖面或框图。”

“强调物理概念和推导的逻辑以及背后的假设。对固体力学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入的讲解。”



教学督导并非只讲好话，不讲缺点。在《教学督查记录表》中，课程的优点被发现并予以记录，同样地，如果有不足之处也会被“不留情面”地直接指出，没有不痛不痒的“废话”。

从2015年至今，工程科学学院新开了约10门课程，在今年更是收到了23门新增课程的申请，但是最后经过学院评议也只通过了5门。

在谈到被洪友士、聂超群老师督导的情景时，马石庄说：“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是非常熟的朋友，但是当他俩非常严肃认真地指出对课程的建议时，我还是很紧张的。世界上的事就怕认真嘛，从这件事我看到了教学督导的希望。”

采访过后，马石庄在食堂用10分钟吃了碗大份馄饨就赶去了教室，今天他的课没有人督导，“但是更得好好讲，想要提高教学水平还可以自我督导，自己拿手机录下来，自己听。”他认为教学督导不仅能够弘扬认真之风，还可以让老师们有自我提高的意识。

虽是督导，但绝不搞突然袭击。在《工程科学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工作章程》中明确规定了“由督导秘书提前一周告知授课教师”。“这对老师也是一种尊重。”督导委员会秘书杨猛说。

督导建议也不求多，一两条真正有助于课程改进的即可。在洪友士看来，“督导”就像“巡视”，需要发现问题并报告问题，“通过了解调研要看到问题，没有看到就是失职；然后要表达报告出来，没有报告出来就是渎职。”

### 出教学成果 育教学名师

李家春强调，教学督导工作除了找问题，还要善于发现优点和特色，培养一批名师。与其他高校相比，国科大建校时间短，尚未参评国家教育类的奖项，在“教学成果奖”方面稍显不足，“教学督导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我希望督导组能够对学院申请‘教学成果奖’提出建议。”

在李家春看来，这个奖项背后展现的是高质量的课程和优秀的教师。今年年初，洪友士获得了学校的“教学成果奖”，工程科学学院为6名教师颁发了学院的“教学成果奖”，“这对岗位教师也有促进作用，有了长时间的积累，在未来能出一批名师、优秀课程和优秀教材。”

李家春自信地说，国科大的教学质量绝对毋庸置疑，甚至更有特色。“与其他学校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能够与‘国家重大需求’有更紧密的结合”，他提到，工程科学学院研制的国际领先的高超

声速复现激波风洞JF12，和参与气动设计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头型被作为优秀案例列入了课程讲义当中。

在平常的教学中，授课教师会把这些大工程、前沿技术作为讲授的知识点。“这是继承了钱学森工程科学思想，以基础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工程实践为导向，让学生们能够把工程科学马上应用到现实工程中去。”李家春说。

“老师们也在努力着，把课越教越好”，看到课堂上来了督导老师，同学们也表示了认可和赞赏。

“教学相长，教学是一门艺术。”在马石庄看来，“在科学的什么时间、谁发现了什么是课堂上要教的东西；而做研究则是，在科学的特定时刻发现一个科学的特定东西、由你发现。这二者是对应的，只有讲好了课，你的学生才能做出来成果，掌握做成果的方法。”<sup>④</sup>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九思）

# 学术英语写作： 让世界倾听你的

# 声音

文 | 胡筱寒

第一次提笔写英语学术论文时的感受，令刘艳伟记忆犹新。

作为就读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培养单位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刘艳伟免不了要时时与英语论文打交道。文献阅读是一道坎，真正动手写起论文来，则又是另外一道坎。“第一次写论文，老师修改后，整篇文章密密麻麻全是批注。”刘艳伟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忍不住感慨：“真正拿起笔来开始写英语学术论文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并不理想，在英语写作上的训练也十分匮乏。”对那时的她而言，花费在文章撰写和修改上的时间常常比做实验还长。“好不容易写完投出去，还经常会遇到审稿人讲文章need polishing或者need improvement。”

这并不仅是刘艳伟一个人的苦恼，也是许许多多年轻的科苑学子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对于以研究为主导的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而言，更是如此。

国科大外语系的老师们也早早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一系列全

新的课程设置，正蓄势待发。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和学校招收本科生的历史同样年轻的本科学术英语课程。

## 学术英语在国科大

“我们学校的本科英语教育，主要是注重学生学术素养的培养，为学生今后在学术或者其他道路上的发展埋下思维的种子。”国科大外语系高原主任如是说。

本科生的学术英语课程正是在高原的推动下顺利开展，目前已初见成效。但对此高原并未满足，在她的心目中：“国科大由于其独特的学生结构，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能设计成一个体系，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面，彼此重点不同但又相互关联。”

目前国科大本科的学术英语授课雏形已经全面建立，而硕士生的课程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必修的通用学术英语课程和以学术论文写作为主线的选修课程相辅相成，最终做成对应某一学院、某一方向

的针对性训练。”高原告诉笔者：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硕士阶段必修课教材的编纂。博士阶段的课程设置尚未开展，但一直在计划之中。”

据高原介绍，国科大目前的学术英语教学，是参考了多个国家、地区的教育方法之后总结而成的。

“我们希望学生们能通过批判性思维和实践研究，去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

尽管外语系的老师们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高原教授依然坦诚：“学术英语是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在筹备过程中老师们都遇到了许多困难，要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更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坚信这一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所有困难也都变得有意义了。”

## 将研究成果向世界表达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学术英语写作，如何写出高水平的英语论文呢？

带着这些困扰许多科学学子的问题，笔者采访了复旦大学教



高原教授

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蔡基刚教授。

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学术英语写作课程推广及教材编纂的蔡教授刚刚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为硕博生们作了一场关于学术英语写作的讲座，他在讲座中提到，“任何的创新思想和研究成果，唯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才能存在。表达的方式是多样的，但一般来说，英语是其中传播最快的一种，更容易为国际同行所接受。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1978年到现在的40年间，很多科学家难以有效地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成果。”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如今学术英语写作的重要意义正显露出来，被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所重视。“与之相应的，我们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的

教育，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思想、研究成果准确地表达出来。”

看到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学术英语写作，蔡教授非常欣慰。对于国科大外语系目前正在进行的学术英语课程建设，他也十分肯定，“在一所理工科为主的院校，学术英语写作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形成一个非常完备的体系，需要学校领导更多的支持。”

谈到具体的学术论文写作，蔡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仅有英语好是不够的，不同学科的理论构建和交流方式不尽相同，作为教师或学生，要得到本学科学术共同体的接受，必须要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进行学习，增强逻辑思维能力，掌握每个学科不同的语义结构和修辞手法，严格遵守不同学科论文写作要求的行文结构，并开展有针对性

66

学术英语是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在筹备过程中老师们都遇到了许多困难，要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更是有了一条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坚信这一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所有困难也都变得有意义了。

99

的学术论文写作训练。”

蔡基刚补充说，以往的中国学生缺乏科技论文写作的训练时，经常陷入一些写作的误区，其中就包括了以下问题：

一是文献引用不足。统计表明我国研究人员在发表英语论文时引用文献整体数量较低。“归根结蒂就是我们的学生阅读能力有待加强。不善于去阅读国际期刊上的长篇小说，自然也就难以达到充足的文献引用。”

二是写作规范欠缺。“一篇论文如果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也就是说，你面向的对象是国际同行，那么你必然要进行一些角色上的转换，其中的引用规范、结构规范都要做出相应的转换。”关于引用规范，蔡基刚教授特别提到了前些年的一些学术造假的新闻，在



蔡基刚教授



笔者与蔡基刚教授合影

在他看来，这主要是源于我们从小培养的意识不够，接受的教育没能成功教会大家怎样避免剽窃和正确引用前人成果。

### 培养英语能力与科学精神

那么，如何提高阅读能力并培养起科学的意识呢？

蔡基刚认为，还是要从国际

顶级期刊入手，可以在导师的建议下有选择地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文章。接下来他还给出了一些高效阅读的方法指导：

首先，阅读论文要从标题入手，“英语论文、尤其是科技论文的标题，一般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有经验的读者往往可以通过标题预测到文章所要讲述的主要内

容，乃至研究方法和预期结果。一旦有了正确的预测，就能够快速阅读整篇文章。”

其次，着重读文章摘要，摘要将一篇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和最终结论都浓缩到了短短150字之中。“如果能每天坚持读这150字，相应的阅读能力必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倘若将二者结合起来对待，学生们可以在阅读标题时预测文章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展开等，再将之与摘要进行对照，从而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

“帮助我们的学生拥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是国内很多高校要开展学术英语写作训练的重要原因。写作能力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传播越广泛，影响因子也就越高。”

蔡基刚对中国学术英语写作的未来发展寄予了殷切期盼，“我希望今后的高校英语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更要培养其严谨的学术作风和思辨能力，学会用证据说话、用文献说话，向世界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赵然）

徐老师，  
等你来  
回家来

等你来

回家来

文 | 徐竟然



两个白菜素煎饺，一个大馅肉包，一颗水煮蛋，一份爽口的拌芹菜，还有一碗黄澄澄的小米粥整齐地摆放在餐盘里，徐志长端着几乎已被装满的餐盘在食堂窗口前徘徊着，“再来一碗豆腐脑”，后师傅便行云流水地又捞起大铁勺盛上卤汁往鲜嫩的白豆腐上一淋，一碗豆腐脑就架在了他餐盘中仅剩的一个格子里。徐志长似乎还不满足，又向窗口扫了一眼，但看着满满当当的餐盘，只好拿了筷子和勺子坐了下来。

与徐志长的相识是在雁栖湖校区的食堂，若不是见到他本人，我一定不相信这是他一个人的早餐。“在国科大食堂里吃到这么多美味的‘中式早点’，像妈妈的味道。”徐志长长居海外，此次回国，他是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暑期学校的教师来讲授《世界英语与英语世界》《文化语言学》。



填补乡愁的大份早餐

乡愁里有的是儿时记忆的味道和少年时填不满的胃。难得回国的徐志长恨不得一下子品尝所有的“味道”。

## 与国科大结缘

徐志长曾任职于北京、西澳珀斯和香港等地的高校，从事世界英语、应用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外语教育与跨文化交际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任澳大利亚墨尔本蒙纳士大学人文学院国



徐志长与学生们

际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博士生导师。

而徐志长与国科大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他少年求学之时，时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英语系教授的于振中先生曾作为外请教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授课，于先生的《研究设计与统计》课程给徐志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种缘分。”如今，每逢暑期，徐志长都会应邀参与国科大暑期教学与学术交流活动，而在今年暑期课程中，他教授了两门新课：《文化语言学》与《世界英语与英语世界》。

从进入教室到迈上讲台的每一步，徐志长的心都摇摇晃晃的，尽管他已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大抵是“近乡情更怯”吧，直到抬起头来看到教室里陌生却又熟悉的中国面孔时，他才惊觉“稳了”。

“常年在海外，总有漂泊的感觉，来到了国科大，像是很久没回家，见到了阔别的老友和亲人。”徐志长说。

“Good morning. Let's get started. Our topic for today is……”对于徐志长来说，这一堂期待已久的课终于开讲了。

## 文理交融

比利时列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让·维纳德教

授曾说：“一所好大学，必须是一个平衡的大学。我们需要技术，但是我們也需要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人文学科普遍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人类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徐志长的课堂，总是闪现着“科学”与“人文”碰撞的火花。学生来自国科大各个学院和专业，除了外语系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生，还有天文、电子、光学精密机械、信息工程、生命科学等不同专业的理工科学生，对知识的真诚渴求他们的共同点。因此，在以理工科学生为主的课堂上，徐志长希望多一些人文情怀，课堂气氛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师生教学相长，各种学术思想如涓涓细流，海纳百川。”徐志长很享受这种文理交融的氛围。

在国科大的暑期课程里，维纳德教授所讲的“平衡”随处可见。语言表达运用经验丰富的文科生与聪明睿智的理工科学生互相学习，大家在同一个课堂上讨论交流，思想碰撞。“科学家需要语言学家观察社会的能力，或是哲学家的思考能力，而科学和人文可以通过课程，通过人与人的联系，糅合在一起，那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具有哲学思考的科学家，也就是‘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徐志长说，“我们师生一起，无论学科背景如何，都

能找到共同的兴趣以探索世界的奥秘，从各种语言与文化符号中，寻找过去与未来的意义。”

“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这门课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在未来的路上，我会继续发扬并传播Chinese English给更多的人。”曾有学生在《文化语言学》的课程评估上这样写道。

而另一名国科大学子评价他为“Great mentor, excellent scholar, extraordinary lecturer, patient, responsible, and humorous”（优秀的导师、出色的学者、非同一般的讲师，具有耐心、责任感与幽默感）。

除了教学，徐志长还与国科大外语系的老师保持着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近期，由他主编，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论文集《中国英语前沿研究》（2017）中，收录了国科大现任与原任教师的3篇学术论文。

### 同一种语言

在徐志长的每期课程上，都会有学生主动担任班长，帮助教师开展教学任务，他们的积极热情令徐志长感动。在他看来，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会更为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哪怕来自不同的学科，哪怕之前素未谋面，哪怕只是机缘凑巧地相聚在同一门课上，也会迅速地结成“班级”的概念。“因为我们的母语是一样的，都是汉语，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与默契。”徐志长说，“世界很大，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中国人，虽然使用的可能会是英语，但我们在思想层面所表达的认知依旧是母语所赋予的，这是根深蒂固的。”

现在，回到澳大利亚的徐志长依然与国科大学子通过网络进行交流。

在墨尔本的家里，徐志长有一个小花园，他最爱的是“蓝花楹”和“香椿”，看似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植物，对他却别有深意：一株是行走海外时脚

步的见证，另一株则是血脉相系的故乡的象征。

“不由自主地走到眼前那棵很大很大的Jacaranda树下，傻傻地笑着，站在那里，等呀等呀，等着蓝花楹那轻盈剔透的紫色鲜花散落在我的头上。那种期待、盼望和笃信本身就已经与幸福相随。”在国外时间越长，徐志长就越想家，他在2014年出版的《老地方见》中，写道，“每次做香椿芽面的时候，母亲就从一小把香椿芽里取出几根儿，泡在盆儿里稍微清洗一下，然后把冷水撇掉，再用烧开水烫。干瘪的香椿芽遇到了热水，就会慢慢地舒展开来。每逢这个时候，香椿芽固有的香味就会慢慢地散发出来。”

徐志长是澳洲华人作家协会理事，目前正在筹备双语散文集《本末之道》。他常引用诗词古文表达情感，意蕴都浸润在字里行间。他说“情感到了，文字就水到渠成了”。此次来国科大讲学的经历也被徐志长撰写成文——《寻根之旅》。

徐志长用相机记录下自己与国科大的美好记忆。他还在校园的小商店里买了一套“国科大手绘明信片”，打开却发现这手绘的美景竟与他记录在镜头中的选景惊人地一致！“我喜欢这里的光、影与色彩。”徐志长一边看着这些永远定格在瞬间的图片一边说。

“渐行渐远的夏天，如梦如幻的记忆。”他在朋友圈中感叹道，并附上了国科大雁栖湖校区的全景、雁栖湖、钟楼、国科大桥以及两张与国科大学子的合影。他说，永远记得那天第一步踏进国科大正门就看到的红旗招展。🇨🇳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陈彦含）



首页

广场

微群

应用

游戏

登录/注册、找人

有什么新鲜事想告诉大家？

表情 图片 视频 音乐 话题 投票

#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

文 吴宝俊



在我小时候，身边很多人都说读书没有用，小学文化一样当老板赚大钱！

这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犹如一句真理。当时中国的大学尚未扩招，高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凭，下海潮加国企改革，就像今天的创业大潮一样，给许多老百姓赋予了做生意的职业属性。

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隔壁邻居的一位大哥，只有小学文化，却依靠从广州批发时装发了财，每天威风凛凛地走在大街上，怀揣BP机，手持大哥大，梳个寸头为自己代言，成为街坊邻里羡慕的型男。用他的话说：“读死书没用，敢闯的人才能挣钱，一个人是否能成功，拼的是魄力而不是知识。”

然而20年后再见面，他已不再年轻，也不再是老板，发型虽然没变，腹部赘肉却已成为新的图腾——他最近几年做生意亏了钱，把前些年积攒的老本都赔了进去，现在开个烧烤摊，勉强维持生计。

仔细想想，他并不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做生意先赚后赔的人。事实上，那些我年少时见到的低学历低文化程度的生意人，近些年，渐渐退出了老板的行列，日子过得都不顺利。

为什么？原因大抵如下：过去人们做生意，盈利的方式可归结于“依靠信息不对称

获利”，比如这位邻居大哥，他从广州批发一件衣服，成本只有几十块钱，而他出售的价格则有几百块。他“赌”大家不知道这些货物的成本到底是多少。而在当时，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去市场购买商品时只能依靠多“逛”，以货比三家的方式来作出选择，所以这种盈利模式能够带来很大的收益。然而，从2000年互联网正式进入老百姓的家庭开始，人们逐渐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所有商品的具体信息。依靠信息不对称获利的模式被彻底打破了。这位大哥文化程度低，又不掌握其他技术型获利的手段，因而在生意场上被淘汰是必然的结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转眼的功夫，那句“读书没有用，小学文化一样当老板赚大钱”的口号今天似乎已不再被人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新标语，也许这就是社会高速发展的真实写照。在庆幸自己读过几天书，不至于上街摆摊卖炸串的同时，我也感到些许压力，希望自己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写到这里，我的智能手机上忽然弹出新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以下几种职业将会被机器人完全取代，其中包括……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

（作者现供职于国科大）



# 贝加尔湖探幽

图/文 耿瑜阳(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贝加尔湖，中国古称北海，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南部，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和伊尔库茨克州境内，是世界第一深湖，欧亚大陆最大的淡水湖。

贝加尔湖曾为中国北方部族主要活动地区，汉代苏武牧羊之地，清朝曾短期控制该地，《尼布楚条约》后，将这块地区划归俄罗斯帝国。

第13届国际盐湖大会在贝加尔湖畔的乌兰乌德举行，作为与会者，笔者有幸借此机会游览这片净土。



5



3



4



1



2

① 乌兰乌德是俄罗斯联邦中，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都。这里最有标志性的建筑当属市中心广场上伫立的现存世界最大的列宁头像雕像。

② 乌兰乌德街道夜景。作为俄罗斯军工业的基地，这座城市约2004年后才向世界开放。

③ 我们搭乘巴士的司机师傅正在检查他的车辆。他有着十分典型的俄罗斯人面相。

④ 公路休息站的咖啡店前，一位司机正在整理他的后备厢。为了拓展储物空间，他在车后加上了拖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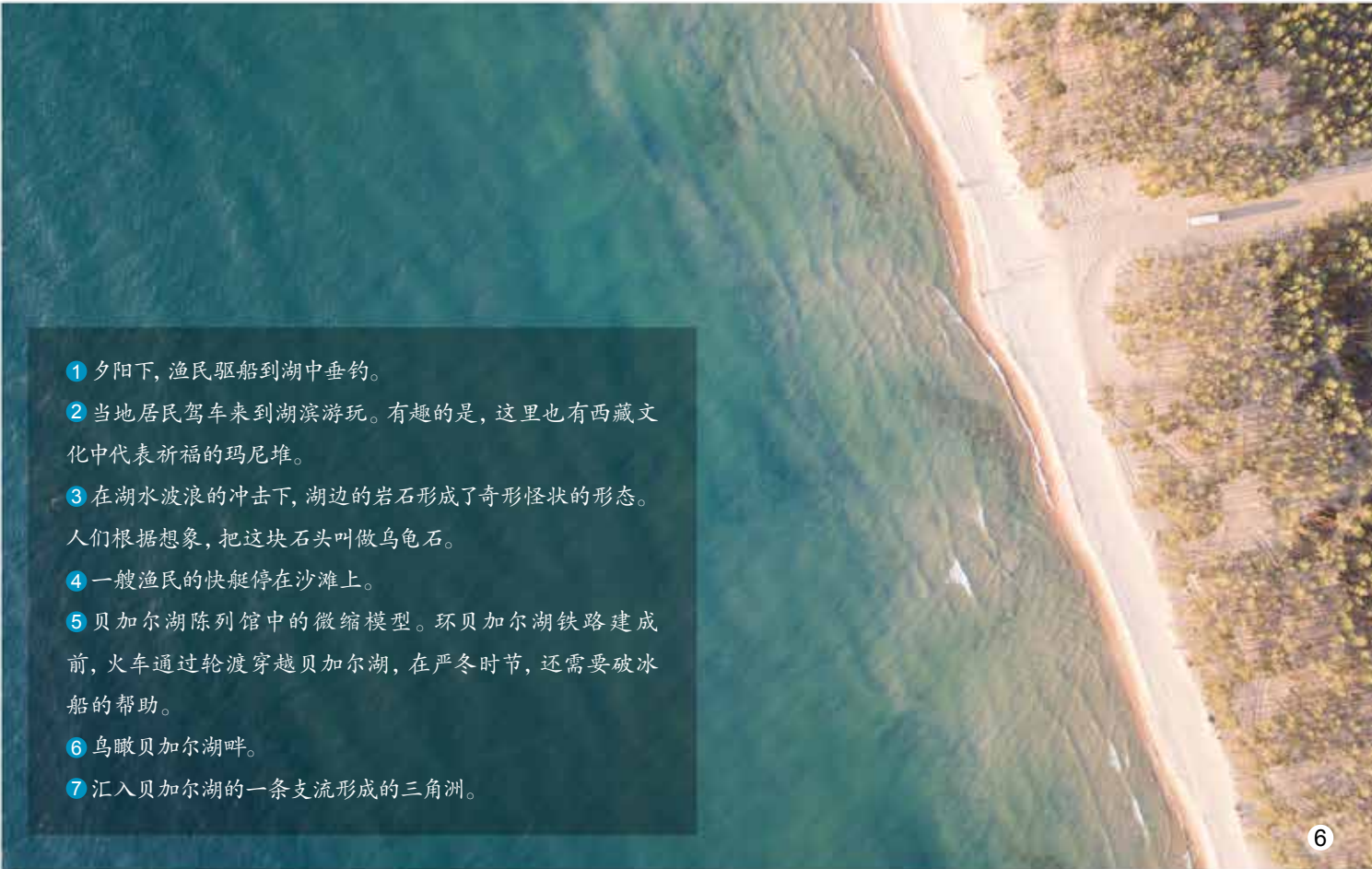
⑤ 我们搭乘的巴士停在湖边沙滩上。组委会安排的巴士是一辆非常典型的苏联式车辆，粗犷而皮实，看起来很像军用车。

⑥ 公路边，一位渔民正在兜售自己制作的熏鱼。为了便于保存运输，当地人会用烟熏的方法料理新鲜的湖鱼，这里贩售的是冷熏鱼。

⑦ 桥梁跨越了一条汇入贝加尔湖的支流。贝加尔湖有336条大小河川注入，却仅由一条安加拉河流出，储存了世界淡水资源的20%。贝加尔湖被誉为“世界之井”，不仅水量丰富，而且水质上乘，可以直接饮用，不必担心水中有病原体。贝加尔湖特产的端足类虾每天可以把湖面以下50米深的湖水过滤七八次，所以湖水相当“纯净”。





- 
- 1 夕阳下，渔民驱船到湖中垂钓。
- 2 当地居民驾车来到湖滨游玩。有趣的是，这里也有西藏文化中代表祈福的玛尼堆。
- 3 在湖水波浪的冲击下，湖边的岩石形成了奇形怪状的形态。人们根据想象，把这块石头叫做乌龟石。
- 4 一艘渔民的快艇停在沙滩上。
- 5 贝加尔湖陈列馆中的微缩模型。环贝加尔湖铁路建成前，火车通过轮渡穿越贝加尔湖，在严冬时节，还需要破冰船的帮助。
- 6 鸟瞰贝加尔湖畔。
- 7 汇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支流形成的三角洲。

6





① 我们搭乘的轮船停靠在岸边。为了到达东岸的圣角半岛北部，组委会安排我们分别搭乘两艘小型轮船。

② 驾驶舱中，船长控制着船舵，也不忘和其他船员交谈。当天天气不错，湖面风平浪静，他可以放松驾驶。

③ 出发前，另一艘轮船的船长在眺望远方的湖面。虽然是8月盛夏，湖水仍是冰凉的。受其影响，当地的气温仅有10℃左右，在湖面上行船则更加寒冷。船员们都穿着防风保暖的厚外套。

④ 干涸的盐湖湖盆上泛着白色的盐晶。贝加尔湖边东北部的巴尔古津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盐湖，近几年因为全球气候变化，有些湖泊已经干涸。

⑤ 一位微生物学家正在采集湖盆样品。

⑥ 一处还未干涸的盐湖。就在上述干涸湖盆的不远处，仍有一片充满生机的盐湖。这种含盐量较低的咸水湖是许多生物的家園。

⑦ 夕阳西下，科学家们在车前交流着各自采集的样品。国际盐湖大会的学科背景十分广泛，包括化学、生物、地理、遥感等专业，在交流中常能碰撞出新的想法。





4



5



6



7



1



2

① 笼中的一只黑貂。它的皮毛是珍贵的皮制品，为了保护这种小动物，100年前，俄罗斯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在黑貂的主要栖息地——巴尔古津山谷，建立了起来。

② 当地人的木制小屋和LADA汽车。



3

③ 俄罗斯人对伏特加的热爱已经到了痴狂的程度，除了每餐都供应，停车休息的间隙，热情的俄罗斯人还会为每位客人斟上一杯。Do as the Romans do. 搭配着小面包，我有样学样地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几次下来，我领悟了这种热爱的原因。伏特加是驱散寒冷的绝佳饮品！





# 请让国旗在 朝阳里升起

文 | 唐天文

今年“十一”，是我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国庆。我那年过半百却依然怀着军旅情怀的父亲，自儿时在村头广播中听到天安门广场升旗场面开始，便一直向往着在天安门广场仰望五星红旗在恢弘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我从听来的故事里知道，在我出生前就已故去的祖父，怀着朝圣般的心，也一直向往着天安门的国旗。于是我怀揣着传承了三代人的向往，不懈奋斗在求学的路上，终于从中国西部偏远山村一路走出，来到了北京。我想，是时候去看天安门的升旗仪式了。

凌晨5点，我从青旅出发，骑着单车穿行在这座古老城市，感受着这座古老城市黎明前的灯光和寒风。从心腹呼出的热气，在厚实的眼镜上蒙一层白雾，我便在这层雾里想象曾幻想过无数次的升旗仪式。经过紫禁城的护城河时，河水把探照灯白亮的灯光倒映进我眼里，我恍惚间竟有些飘飘然，不知是睡梦未醒，还是兴奋使然。

天安门广场前的安检站如往常一般拥挤，拥挤过后我还看见到达广场的地下通道里稀稀拉拉有

人坐在地上休息，衣物凌乱，面容疲惫，眼神却闪亮，似乎是前夜就在此等待，等待着日出。

终于，我从广场的侧面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又往前，尽量靠近了天安门广场的旗台。在等待升旗仪式的这段时间里许多人掏出各式手机，纪念在天安门观礼的自己。偶尔还有小贩叫卖着自拍杆，为这纪念提供便利。我本来为此而开心，因为我发现人们认可这仪式的意义，也就是认同了我的朝圣。太阳就要升起了，我心里的表盘咚咚作响，开始为我朝圣的终点做倒计时。

旗杆下，那横七竖八举起的自拍杆却迟迟没有落下的意思。杆上大小不一却同样明晃晃的手机屏幕汇成一片刺眼的白光。我开始埋怨自己的身高，无法从这自拍杆的“森林”中拔地而起，看到东边刚刚升起的太阳；我又开始愤怒，愤怒地举起自己的手机，我要记录这毁了我朝圣之旅的自拍杆们。我要将用尽前22年学来的酸腐，猛烈地抨击这自拍杆的森林！国歌已经在

头顶上空奏响，国旗亦缓缓升起，向着初生的朝阳，并未理会什么。

国歌已奏完一节时，我猛然意识到一个可悲的事实，望着自己逆流高高举起的手臂，像极了一柄加粗的自拍杆。我沉默，然后收回自己的手，默默地站直身体，透过自拍杆的缝隙，凝望向已升了一半的五星红旗。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升至杆顶，在朝阳与晨风中飘扬。这一幕终于还是映入我的眼帘，为我的向往画了句号。而我想要呼喝的抨击的文字，终于还是压抑进了心底，最终也会消失在生活的风尘里。或许会有某个夜晚，我会在梦魇中惊醒，我在梦魇中会看到一片冰冷的金属杆由一片热泪流淌的手臂举过头顶，而我的右臂，也在这片森林里开始冰冷。

梦魇终究只是梦魇，在梦魇的尽头，朝阳终究会照进我的窗户。一如天安门广场的国旗，终究会在朝阳里升起。📷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 中原 出道

文 | 沙 暎

“中原享小憩，伴读娇娘”。这是我自己总结半个世纪人生中的一句话，共9个字。新乡是全国最大的“乡”，也是我获得第一份工作的地方。尽管工作时间不长，且只送走了一届毕业生，但给我留下的记忆颇深。

与我同时加入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水产专业的还有一个老者，我管他叫于叔，中等身材，地道的老一辈中原人。其实在我们入职之前，水产专业还真有几位青年才俊，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调走或无所事事。年方25岁的我，初到学校，热情高涨，真的想干点事，为自己，为学校，为中原。于是，就和几位同仁琢磨干点啥事。有人建议养鱼，学校有口6亩地的池塘，面积太小，又没有足够的经费，周期长，难以实施。有人提出养鸡，生长快，收回成本也快，收回再投入，曲线迂回，最终还是要搞本行——水产养殖。

于叔主导养鸡，他说他有经验，自己先出钱，抓了鸡仔，买了饲料，借用一间平房开养。正如大家希望的一样，小鸡茁壮成长，由光屁股鸡变成有毛鸡，由绒毛再换成羽毛，小公鸡逐渐开始学习打鸣了。于叔很高兴，计划把这批鸡卖了，换钱再买一批继续养，几个回合下来，

就可攒够买鱼苗和饲料的钱了。一天下午，于叔到我办公室，说小鸡有点拉稀了，是不是要喂点药？当时我主讲《鱼病学》，不假思索地随口应道：痢特灵效果不错；于叔又问了一句，喂多少？我又随口答道：这药用量很宽的。第二天早晨，于叔又急匆匆来到办公室，我一见他哭丧着脸就知道麻烦了。他叫我去看看鸡，推门一看，近百只一斤多重的鸡几乎全部倒下，部分还在抽搐，为数不多的几个还能勉强站着。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一方面为了鸡的几乎全军覆没，一方面为了于叔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化为乌有，更有愧于自己的轻率和随意。教训是深刻的，是药三分毒，更何况大剂量的投喂。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一谈到用药，我就心头一紧。天随人愿，现在的痢特灵已经成为水产养殖的禁用药物了。

鸡没有养成，校内的池塘又太小，还是走出校园，找合作单位搞养殖是正事。这次的主要合作者是我们的专业主任赵叔，他是早年武汉大学的高材生，功底十分了得。经过一番考察，我们确定沁阳县渔场作为合作单位。当地有一个啤酒厂，下脚料麦芽根很便宜，我就想

到用麦芽根作为主要原材料研制草鱼用饲料。实在是闭门造车,根据一般的鲤鱼养殖用配方和草鱼本身的营养组成,形成了三套适合不同阶段的饲料配方。在渔场安排了室内对比实验,在池塘进行中试,又到武汉购置草鱼出血病疫苗,逐条注射,增强免疫力;加深池塘深度,增加增氧机,改善水质。一个养殖季节下来,草鱼大多长到3~5斤,效果十分明显。两年后工作总结,形成了自己的配方和系列技术,配方中的麦芽根是用“MYG”代替的,很多人问我,我一直没有说,只有我们和企业知道。接下来就是成果推广应用了,赵叔的文字功夫得以施展,在我起草的初稿基础上,妙笔生花,先后发了3篇文章,获得一项省项目重点支持,还得了个市级的科技成果奖。现在看来,当时我们选择的路子是对的,接地气,见实效,这些经验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得以进一步升华和应用。

作为教师,站稳讲台,讲好每节课,十分关键,尤其在师范大学讲课更是如此。学校的校训本来就是“德高为师,学高为范”。对于农业大学毕业的我来说实在马虎不得。来自安徽的我,普通话肯定不行,讲课的技巧又基本为零。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备课,诚心与学生交朋友。尽管兢兢业业,但还会出现状况。第一次带学生实习,没有经验,也没有想到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记得是前一天晚上渔场领导邀请我们几位老师聚餐,学生们都没有参加。第二天中午,做饭的师傅将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加入中午的饭菜中。我的理解是师傅也是好心,给学生们补充一些肉菜。没想到有几个学生不干了,拒绝吃饭。我实在吃惊不小,这不是群体事件吗?不知如何是好了。还是几位老同志有经验,让师傅重新做,给学生吃,我们几位老师吃带有剩菜的饭菜。然后,又分别找几个

学生谈心,解决思想问题,影响终究消除。冥冥之中有天意,万万也没想到,变幻莫测,十几年后,我们的水产专业变成了水产系,后来又成立了水产学院:当年拒绝吃剩菜的部分同学还成了院领导。每年他们都会邀请我回学校作报告。

中原的文化实在深厚。据我所知,我国八大古都,中原就有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四都。洛阳是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号称九朝古都;开封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以及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七朝古都。中原的老乡观念十分强烈,只要是老乡,谈起来就方便得多、投缘得多,特别是一个村或一个乡的一级老乡。初来乍到,入乡随俗,我也不得不改变策略,首先说自己是河南信阳的,因为安徽六安与河南信阳交界,同属于大别山区,都产名茶,分别是信阳毛尖和六安瓜片,说话都可以听懂,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很接近。如果进一步交往,我会实话实说,早先可能是河南的,因为大学四年级实习时还真的在河南商城找到了可以续上家谱的老家。

中原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如今经常梦到新乡的牛中喜烧饼和桥头的胡辣汤、卫辉的道口烧鸡。中原人的谈话方式实在很文明,“行不行”?都可以用“中”解决。如果一口一个“中”,那就肯定“中”;如果是说“中啊”,那就比较麻烦;如果是“中中中”,那就是没戏了。虽然我自己不是中原人,但一旦听到有人在议论中原和中原人的不好,我就很不爽!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在河南工作、生活过,不了解中原文化。其实中原是值得生活、值得工作的好地方,中原人也是值得欣赏、值得深交的朋友……

(作者系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

# “爱不爱Robin先不说， 谁不爱少年”

文 | 徐竟然

2017年10月26日，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做客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以下简称“国科大”)，以“创新科技·简单生活”为题与国科大学子面对面交流。

下午6点，当李彦宏从侧门迈进国科大雁栖湖校区礼堂时，1500名学生的眼神正聚焦在空空的舞台和暖场视频上，工作人员站在一旁调试机器待命……直到一束追光灯适时地打在李彦宏的头顶上，无数的闪光灯像星星一样闪

烁着对准他，“咔嚓咔嚓”的快门声随即淹没在观众的掌声与欢呼声中，人们才看清，原来这个穿着一身休闲服的清俊男子就是李彦宏，少年感和校园里阳光帅气的理工科男生没什么分别。

说实话，虽然这场与李彦宏面对面的交流会一票难求，不过很多人对他也没什么太多了解，无非著名的IT精英，又帅又多金的百度创始人，但大家也深知有机会和李彦宏面对面绝对是机不可失的，就冲他是“超链分析专利”拥有者这一

点，他也必然是值得崇拜的大佬，于是大家抱着“虔诚”的、向前辈学习的心态来了。

但当视频播放到李彦宏在“技术男神、政协委员、自带流量、暖心老爸、文艺中年……”中来回切换身份时，现场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李彦宏除了能风度翩翩地介绍百度最新成果，在两会上提出议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国际友人交流；他还能在综艺节目里和“贝爷”挂在直升机上飞行，游泥潭扒牛皮抹牛油吃牛心；在百度年会上演王子、佐罗，打架子鼓，热舞跳探戈，声线迷人地开唱“男儿当自强”；在百度summer party上弹吉他给女儿伴奏，听女儿朗诵《在弗兰德战场》时又红了眼眶。于是，台下观众的荷尔蒙一下子飙升到峰值，这也太酷了吧，有人尖叫“Robin(李彦宏英文名)我爱你”。

我听得小脸一红，“爱不爱Robin先不说，谁不爱少年呢！”

李彦宏那天穿了件蓝黑色的冲锋衣，拉链拉到胸口，只露出来里面黑色圆领T恤的领口，深蓝色的帆布裤，裤脚刚好卡在脚踝处，海军蓝的运动鞋。他的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齐，只有很窄的白色边缘。发亮的眼睛，茂密的头发，干净的脸，匀称的身材，没有软绵绵的肚腩赘肉，只有《越野千里》里秀过的腹肌。我脑子里一下子蹦出来“少年”这个词，虽然李彦宏已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



经49岁了，偶有几根白发，眼角也有皱纹。但在中年男子们脱发、发胖、油脂分泌旺盛等几乎是生命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大潮中，硬拉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堤坝。隔绝黏稠的油腻，能清爽利索地保持少年感，怎么能不让人心生好感？少年感的皮相纵然难得，自我管理的劲头更值得珍视。

我们崇拜在领域内作出一番成就的大佬，讴歌他们的精神，把他们提到的人生经验奉为圭臬，但是大佬是站在高台上的，离我们很远，要自下而上抬起头仰视。少年不一样，他们不会苦大仇深地闷头干活儿，而是仿佛有无穷的精力来浇灌一切自己感兴趣的枝枝蔓蔓，因此显得生动。他们也一定被生活狠狠地胖揍过，但奋斗的痛苦他不会炫耀着说出来，也不会好为人师地指指点点，总是一脸风轻云淡。眼里有光心里有火，屠龙的伤都当成勋章，腼腆的笑让你觉得他就在身边。

少年是没有沉甸甸的欲望的，也不会脸上写满目的和意义，只有好奇而已。在上《越野千里》

前，百度员工问他“你参加这个节目是不是为了激励员工们？”李彦宏懵了，他没想过那么多，他答曰：

“就是好玩，我喜欢那种无法预测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的感觉。”哪怕在节目中他也有被震惊到一脸茫然的时刻，我们也觉得可爱又真实。

每一个对话式访谈我都真诚地希望让Robin慢慢讲，虽然他有很多故事，但他从不抢话也不会声情并茂地讲套话，会等对方说完两秒钟确定轮到自己才缓缓张口。我们爱少年的那种“没什么是特别重要，且一定要紧紧攥在手里”的轻松感。奶油是浓郁的甜，硬汉是刚猛的酒，少年则是清冽的风，他不想融化你，更不想裹挟你，他只是想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我不喜欢别人问他一些“刁钻无价值”的问题，然后Robin要顺着台阶抖个机灵。与其这样，还不如问他，你下一步要去哪儿？要做什么？更来得实际。

有人说，呸，你就因为人家是大佬才有这么多感触。这我可不承认，现在早就过了一听成功人士群

众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往上冲的年代。我们对于一个人的金钱权力和名望没那么大兴趣，因为说白了人家再优秀和自己也没关系，反而我们痴迷的是一种近乎玄幻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魅力”，因为从这里，我们能找到向大佬模仿看齐的秘诀或捷径。就算B面李彦宏选择认真种菜，继续专心在百度贴吧上求购白皮松与广玉兰，那也是少年感的农夫。决定一个人的少年感，除了外表气质，还有勇于探索的少年心。

徐霞客游记里说，“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

当百度决定开动马达探索科技的无穷奥妙，转型驶入“人工智能”这片苍茫的前无领航的海域时，Robin的想法很简单：“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当然，能在这时扬起风帆的领航者，一定要有少年的心。

我们爱死少年了，因为只有少年才能把很多“重要的”事看得很轻，只把自己喜欢的事看得很重。

金色的树林里有两条路，一条走的人多，一条走的人少。而少年腰佩长剑，无所谓大道小路之分，都是征途。少年心里的一簇火，燎原燃烧，连眼睛里都看得到亮光。📖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杨天鹏 周金霖）

编者按：

他们用车轮丈量过北京到河北的距离，也曾用车轮卷起过沙漠的风尘；百里画廊旖旎的山水，平谷烂漫的桃花，怀来广袤的沙漠，他们如数家珍。

骑行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当他们感到学习压力、苦闷时，骑行便成为他们解压的最好方式。“以前做实验，遇到困难就感觉做不下去，想放弃。但加入骑行之后，总想着再坚持坚持，看竭尽全力我能做到什么程度。”

# 掠风骑行

文 | 刘平平

不久前结束的法国PBP1200KM挑战赛吸引大量关注的同时，也让大家认识了那群可爱的志愿者——国科大掠风骑行协会会员。90小时，1200KM，这对113名挑战者来说无疑是一场“耐力”的生死考验。而在这场考验中，当挑战者车辆发生故障需要修理，当挑战者急需水分和食物的供给，当挑战者受伤需要救治时，志愿者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国科大掠风骑行协会在校内主动招募志愿者，不顾低温和阴雨的天气，在汤河口镇和青龙湖两个站点积极主动地参与志愿服务工作，获得组委会以及活动工作人员的一致好评。

作为骑行爱好者的掠风骑行协会会长刘军利说：“只有真正热爱骑行的人，才能理解113名挑战者对于完成挑战的决心以及用车

轮丈量这1200KM的激情。虽然我们 cannot 参加挑战赛，但是能为这些勇敢的骑手前辈服务，我们也感到很开心。”

## 骑行，真的会上瘾

初次接触骑行时，刘军利刚开始他的大学生活。懵懂的他因为偶然的机会参加了一个公益骑行活动。一群人，骑着车，穿梭在市区的街道上，路旁的喧嚣与自己毫不相干，自己只需要专注于脚下，用车轮征服每一寸路，这种感觉给了他前所未有的体验。刘军利说：“这次活动之后，我想，有些人是热爱读书的，有些人是热爱打球的，而我，可能是热爱骑行的。”正是这次活动成为他骑行生涯的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从未中断骑行，他说：“骑行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感到压力、苦闷时，骑行便成为我生活的激情所在。”

和刘军利不同，计算机学院的薛鹏辉最初接触骑行却是因其实用性。“当时我在公司实习，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路上都堵的不行，我就干脆买了辆山地车，每天骑车上下班非常方便。”骑行一段时间后，薛鹏辉从最初“方便”的体验转变为“享受”。结束一天的工作后，自由地穿梭在城市的街道，看城市的霓虹灯变换着颜色，听耳畔的风呼啸而过，突然就会觉得“工作一天的疲惫一扫而空，我卧在风里，自由而惬意。”他陶醉在回忆里，满怀深情地说。

而真正让薛鹏辉热爱骑行的，却是另一段经历。那是他大三时，在一位师兄的带领下，骑行两天到达百里画廊。“那是我第一次真正



意义上的骑行。”他说：“当时我没有长距离骑行的经历，经验技巧不足，体力也跟不上，天气也比预料的冷很多，还出乎意料的下起了雨，我只记得有无数的上坡，我只能推着车上坡，这一切都使我疲惫不堪。但我终于到达目的地，看到百里画廊旖旎的山水，看到镀金的枫叶铺满山谷，我心想，值了！”就像在沙漠中跋涉的旅人，经历精疲力尽和干渴后，陡然看见绿洲，痛饮湖水，才能真正体会到水的甘甜，也只有经历了长距离高强度骑行后，看到的风景才更美。“骑行中付出的越多，看到的风景就越美。所以我越来越热爱骑行。”薛鹏辉笑着说。

资环学院的王思远接触骑行较晚。他说：“我真正开始骑行还是到国科大以后，但是接触后便

好像上瘾了一般，一有时间就想骑车出去，百里画廊、慕田峪、红螺寺、雁栖湖去了个遍。”聊到这里，其他两个骑手纷纷表示：“骑行，

真的会上瘾！我们刚开始喜欢骑行时也是这种感觉！”也许只有真正热爱骑行，享受其中乐趣的人，才会有这种“上瘾”般的感受吧！





### 用车轮丈量青春之路

两小时的车程，骑行便是一天，加上阳光暴晒或者雨露淋刷，长途骑行后酸疼的双腿和疲惫的身心使得骑行在交通便利的今天看起来有点“傻”。而薛鹏辉却说：“无所谓累不累，我享受的纯粹就是这一过程。这一过程中，挥汗如雨，精疲力尽后会感到酣畅淋漓。更别说还有美景的犒劳。”刘军利接着说：“骑行，享受的是一种征服的快感，一种耳畔生风的快然。有句话说得好‘听风的声音，做风的使者’，我想这就是骑行对于我来说最具诱惑力的地方。”



“虽然我们的人生很漫长，但是真正值得回忆的事情又有多少呢？但是我觉得我们每次骑行都很有意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些热爱的事情，本身就

很浪漫。我觉得，骑行就是用车轮丈量我们的青春之路。”王思远深情地说。听到这里，刘军利满脸赞同，他激动地说：“对，就是这样。我现在就能回想起很多骑行的故






事。比如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去百里画廊，很多人都是新手，我们只能把车速控制得很慢，结果天黑时距我们行程预定点还有15公里。山里晚上很黑，手电也不够，但大家还是靠着仅有的手电，两两结伴，靠着微弱的灯光，彼此加油鼓气，最终到达预定点后，大家欢呼雀跃，那种快乐真的可以记一辈子。”薛鹏辉笑着补充说：“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可以骑得更快，一群人可以骑得更远’。以前我总喜欢一个人骑行，但来到国科大掠风骑行之后，我更喜欢组团骑行了。”

### 生命不息，车轮不止

现在的骑行老手刘军利在刚开始骑行时还是个连阿姨都比不过的新手。第一次骑行去红螺寺时，体力耐力跟不上的他在上山的大坡面前只能缓慢“爬行”，恰好身旁经过一队怀柔“乐行家”俱乐部的老阿姨，每个老阿姨超过他时总会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伙子，加油！”“看着一个个白发苍苍的阿姨轻而易举地超过自己，心里真是羞愧难当！”刘军利笑了起来，接着说：“不过现在，那个坡对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

现在的“肌肉男”薛鹏辉在骑行前还是个连体育测试都不能达标的“瘦弱男”，但他骑行一段时间后，体育测试毫无压力。“骑行是锻炼身体的好方式，特别能提高人的心肺耐力。骑行几年来，我的身体明显比以前好很多，现在我很少生病。”骑行不只是对身体有好处，对意志力的提升也大有帮助。“以前做实验，遇到困难就感觉做不下去，想放弃。但现在，我总想着再坚持坚持，看竭尽全力我能做到什么程度。”薛鹏辉说。

不同于大学生活，研究生的学习压力很大，而骑行对他们来说就是排解压力和丰富生活的调味剂。“一天天待在实验室，没完没了的实验，有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去骑行。忘掉一切，只专注于脚下的路和车轮，酣畅淋漓的骑行后，所有疲惫和压力总能一扫而空，我又能精力充沛地面对接下来的研究和学习。”刘军利顿了顿，接着坚定地说：“骑行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多少年以后，我还是会在路上。”薛鹏辉也笑着说：“那是自然，生命不息，车轮不止！”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刘军利）



# 走过 天通苑

文 | 杨嘉成

编者按

“一个晴朗的周五下午，我约上老铁又一次造访了亚洲最大的社区——天通苑。这里的过街天桥很多，就好比长城上的烽火台，登上去便可以望到前后相邻者。”“千军万马争过的独木桥，是天通苑人的上班路，也是他们的逐梦路。”

“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宋冬野的一首《安和桥》，让我认识了北京城许多“神秘”的角落——从安河桥北到十八里店，从望京到天通苑。

一个晴朗的周五下午，我约上老铁又一次造访了亚洲最大的社区——天通苑。

上次去天通苑大概是一年前了。那是一个周六午后，我从地坛公园出来，坐上空荡荡的BRT-3线，沿着奥森东墙外那人烟稀少的

马路一路向北。从立水桥一直到地铁天通苑北站，马路边人不多，似乎和城里的那些居民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若不是看到地铁站门口层层限流栏杆，很难想象到这里每天竟会有70万北漂上下奔波。

而这次不一样了。我们下午将近4点时从学校出发，为的就是赶上壮观的晚高峰——此处“壮观”这个词似乎不太确切了，大概可以叫“壮烈”吧。

我们选择坐地铁到安定门换乘BRT。出城方向的车上，还没有

到四环就已经人满为患。经历了奥森一带的山重水复，立水桥商圈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车窗外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在路边的公交站，狭窄的站台已经远远承载不了等车的人群。我们在“天通西苑北”车站下了车，对面即是地铁5号线天通苑南站。天色略微暗了，匆忙赶路回家的行人们步伐太快，超越了堵在马路中间的车流。地铁站门口，几位大妈唠着闲嗑，手中举着硬纸牌子：“房屋出租”，一间卧室1500到2000元不等。也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打车10块，哥们儿打车么，车马上就来！”

从天通苑站的路口拐进去，不到100米的路边开了3家“链家”。前后望不见什么馆子，只在倒闭的商场门外，有一家杨国福麻辣烫。麻辣烫店口味做的很重，或许可以刺激到刚刚苏醒又马上要睡去的味蕾。年轻情侣和服务员争吵小狗为什么不能带进餐厅；还身着公交乘务员制服的大妈一口京腔说着今天一天的趣事；挂着工作证的西装笔挺的



(图为地铁天通苑北站晚高峰出站人流，相比之下进站口十分空旷)



(图为立汤路天桥上看到的车流，出城方向车满为患，进城方向同样极为空旷)

链家推销员上下眼皮打着架，等着麻辣烫的间隙倚着墙角就睡着了。听吧台传来刺耳的叫号声，每隔十几秒钟就有一碗麻辣烫出炉——天通苑人的“生活”，大概也正如这麻辣烫一般，量产出来的吧。

吃完饭已经快晚上7点钟了，本该是万家灯火的时刻，而对面的高楼却仍未有多少光亮。一位年轻人对同行的老大爷说：“出来溜达的时候别走远啦，这边每座楼都长得一样，怕你迷路啊。”的确，看那大片的楼群，一扇扇门窗，就仿佛晶体点阵般千篇一律；再看街边的人头攒动细密若蝼蚁，倒像布朗运动杂乱无章。

这里的过街天桥也很多，就好比长城上的烽火台，登上任何一个便可以望到前后相邻者。我记忆中的天桥都是昏暗的，唯有这里在小摊贩支起的灯光下敞亮如白天。摊位在天桥的一侧码得整齐划一，小贩们的坐姿如出一辙，每盏灯泡发出同样的暖色，大概是深秋的寒风中他们不多的慰藉。两名身着

“特勤”制服的小伙子赶走了在天桥上卖唱的中年大叔——也许是出于漂泊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吧，没有收走他的音响。大叔不断地道着“谢谢”，骑上三轮摩托车消失在昏暗的小巷。

再向北，一条“太平庄北街”将这个世界隔绝成两半。南面是天通苑二三十层的居民楼，北侧是大片荒芜的草丛。荒地上有一幢孤零零的厂房，人行道上没有丝毫的灯光，三轮摩托车来往穿梭，车上刺眼的LED彩灯和躁动的音响此起彼伏。路人的衣着也千姿百态，从古朴到时尚，从山寨到名牌，从浅色到深色，唯有一张张面孔都是那么的平和、呆滞，却在瞳孔深处，又透着无尽的热切与希望。

三座地铁站，一站地一公里的距离，相隔不远也不近，是这个巨型社区从南到北的尺度。我们的步伐随着地铁的行进终止在天通苑北站，但BRT还要接着向北开，走向更偏远的小镇。晚上7点钟，昏暗的站台上仍然等候着10余名

乘客——他们每天都要比天通苑人起的更早，多坐上两个小时的公交、地铁进城。

地铁天通苑北站的安检口一共有12个，却远远不能承载几十万逐梦的步伐。于是每到早高峰，10余道铁栅栏就会按照蛇形锁起，迎着上班族们的蜂拥而至。据说，他们早已习惯每天早上拥挤在这里，一边啃着干面包，一边刷着手机，顺着身边的人流蜿蜒地蠕动。

千军万马争过的独木桥，是天通苑人的上班路，也是他们的逐梦路。

天通苑是不“通天”的。平凡的世界里最不稀罕，最为精彩的便是普通人与生活的挣扎和对抗，疲惫交织着梦想，不甘融进了渴望，七十万个色彩斑斓的梦想扎根于斯，生长于斯，甚至辱没于斯，但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怀有温存和敬意。📍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杨燾成)

# 科考路上的 “五险一惊”

文 | 刘洋

今年夏天，我从中国科学院大学、培养单位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博士毕业，如愿入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成为一名科学考察领队。短短几个月里，我的足迹遍及青藏高原、西北荒漠、东部沿海、西南边陲、东非大裂谷……

科考路上，除了见闻，更多是难忘的惊险。我明白，如果大自然真的向我出手，我绝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和还手余地。因而每次逃出险境，我都没有感到丝毫胜利的窃喜，只是由衷感激老天给我的好运气。

现在，我回到安静的书桌旁，细数我在科考路上遇到的“五险”和“一惊”。

## 一险：河马夜惊魂

非洲大陆是野生动物的乐土，对久居文明的人类来说却是险恶之地。赫赫有名的非洲五大杀手，我只记得其二，疟疾排第一，第二便是河马。在非洲，每年有近3000人死于河马之口。这种庞然大物虽是外表温顺的素食主义者，但对入侵者有极强的攻击性。河马

常常突然攻击进入领地的人类，轻者伤胳膊断腿，重者被咬成两段。

万万没想到，我第一次踏进非洲，就和这种杀手狭路相逢。

那是在乌干达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的卡扎琴运河畔，我们入住一家建在荒野中的旅店。卡扎琴运河栖息着不少河马，这些动物喜欢白天泡在水里，等到夜晚气温下降，湿度上升后再上岸活动。这时，它们常常在旅店的周围游荡进食，有时甚至会进入旅店院内。因此，旅店的伙计们夜里都不怎么出门。

当天夜晚11点多，安排队员们休息以后，我还要去找向导商议第二天的考察行程。向导住得比较远，去那里要穿过一大片草地，途中要经过一个圆形的小木屋。在小木屋前，我纠结了一下，然后决定从左边绕过去。事后证明，这个纯粹出乎直觉的选择救了我一命。

走到小木屋背后，我瞬间“呆”住了——一只河马正站在草坪上，后半身侧对着我。我转身拔腿拼命跑，脑子里已容不下恐惧，只剩满满的求生欲望。转身时，我

余光瞥见那河马的身体也在晃动，不知是准备扭身发动攻击，还是像我一样被吓坏了……这些我全没心思去想了。4个月前，我左脚踝骨折，当时走路还有些一瘸一拐地，可逃跑这事儿倒一点也没耽搁。

其实，旅店前厅本在数十米外，可我只用三两步就蹿到了，直接从门缝里闪进屋里。

第二天，我同旅店一位黑人伙计说起这事，他告诉我，昨晚如果走了右边，与河马正面相迎，那我就死定了。

## 二险：对峙野牦牛

野牦牛可谓青藏高原上的实力霸主，体格壮硕，极具耐力。牛群规模通常在几头到几十头之间，有雌雄老幼共居的混合群，也有亚成年雄性组成的“单身群”。

如果你要遭遇性情暴躁的雄性孤牛，那可是凶险极了。

很不幸，我们在阿尔金山无人区的秋尔卡卡山地草场碰到了一头游荡的成年雄牛，它的眼神中流露着幽怨和愤怒，不知是壮志未酬的单身汉还是大势已去的老头



观察高原水生动物

领。“你们看！他的尾巴翘起来了，还冲我们甩脑袋，这可是攻击的信号！”向导向我们发出了警告。

经历过那场“河马惊魂”的我，深知这些大块头的厉害。此刻

我感到发自肺腑的恐惧——攻击随时可能发动，车门不可能挡得住攻势，甚至我们的越野车都可能被它掀翻；但我们的车也不可掉头，因为我们的后退将是对野牦牛的极大鼓舞。

狭路相逢，驾驶员缓慢而镇

定地向前推进。一开始，那孤牛还占据着有利位置与我们对峙。随着我们慢慢靠近，孤牛渐渐感受到了越野车队的气势，一步步后撤，但仍保持着攻击姿态。直到我们之间拉开了好一段距离，孤牛才缓缓离去。

### 三险：险坠地下河

在广西大曹天坑之下，有一条绵延3公里的溶洞可以通到世界著名的红玫瑰地下大厅。与多数典型的溶岩地貌不同，这个洞穴是一片泥泞，洞里阴冷又湿滑。洞道的中段连通一条地下河，河岸是一大片倾斜近40度的泥滩。由于水质含钙多，使得泥面略硬、湿滑。

我安排队员在后面驻停，自己随向导前去探路，以摸清此时地下河的水位和流速，再研究如何下到水边。我和向导站在倾斜湿滑的



河堤上，下面几十米就是地下河。我们一边沿着地下河的方向小心地往前行进，一边找机会向下挪，用鞋刃以一种“步步砸坑”的方法前进。

现在想想，可能是某一步用的力小，踩得浅了。我的右脚突然滑脱，瞬间来了个大劈叉，整个人负着十几斤的背包，开始止不住地下滑。在这湿滑的泥滩上，如果我一滑到底，然后一头扎进地下河，漆黑一片的环境里，没人能救得了我。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无助。

就在我一直往下滑，左脚就快撑不住的时候，我的右脚滑进了一个滴水形成的凹坑，再加上我手扒住泥地的力道，终于止住了下滑的趋势。就这样，我艰难地让自己从劈叉的姿态重新站了起来。每当想到此事，总会“裆”有余悸。

#### 四险：竹林寺落水

我热衷于爬山，而且喜欢探索不同方向的多条小路。这次面对泰山，我决定避开游人如织的路线，自己从西麓爬上去。

刚过竹林寺不久，我就遇到一座小型瀑布，两三尺高的样子，水流也不大，缓缓地沿着石壁流下。下面是一个水潭，应该不太深，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水底。

那时我有点冒失，见到清澈的溪水兴奋不已，急忙拿出水瓶去上面灌水。没曾想，水道长满了湿滑的



准备进入蜂子荡天坑

青苔，我脚底一滑，一个后仰直接坐在溪里，随即滑进了下面的水潭。

不幸中的万幸，这里水量不大，落差不高，入水前一刻，我还存了半口气。我尽量保持冷静，慢慢让身体漂浮起来，仰着面一点点划拉到岸边去了。

现在想想这次经历，我还是有些后怕，因为“仰浮”这个简单却关键的自救技能，我是在落水前一周才刚刚学会的。

#### 五险：泥路频陷车

荒野行车，最危险的莫过于陷车。在阿尔金山无人区考察中，

我们在依协克帕提中心站东边三四十公里的位置发现了一辆深陷泥潭的越野车，从周围的痕迹来看，他们已经跟这一滩泥水“死磕”很久了。这是中心站的两位工作人员，昨天傍晚巡逻快结束的时候就陷在这里了，整个保护站只有这一辆车，因为无法找到救援，只能在高寒缺氧的高原上生生冻了一夜。如果不是被我们偶然发现，不知还要挣扎多久，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很快就将他们拉了出来，相互致意后，我们继续踏上考察之路。此时，我们也想不到，拥有3辆性能优越的越野车的



我们，也即将面对寸步难行的惨况。

当晚的营地选在喀尔敦。当我们离目的地只有几公里时，等待我们的是一片低洼的草场。头车的向导是当地大名鼎鼎的“活地图”，有着几十年驰骋荒原的野外经验。只见他驾车灵巧地选择地面较干、地势较高的落脚点，路线曲折，却安安稳稳。

后面两辆车的司机知道利害，都老老实实在沿着“活地图”的车辙走。即便如此，仍然频频陷车，甚至出现了不到一公里陷车4次的记录。要是尾车陷了，就让头车返回来，用绞盘把车拉出；如果后面两辆车都陷了，就一辆一辆地拽出来；有时就连救援的车辆也会被拖下去。最险的一次，险些3辆车全部沦陷。

这一路，刚出狼窝，又进虎口，短短三四公里的路我们竟走了3个多小时。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只要保持200米内不陷车，就是很大的胜利，必有欢呼雀跃。

终于，我们在天黑前找到了一个废弃的露天牲口圈，在那里搭建了营地。望着夜晚的星空，听着远方的狼嚎，让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

## 一惊：蜱虫偷附体

为了找到位于乌干达西南边境的一个黑猩猩族群，我们12人的小队兵分两路，在东非雨林里进行了大半日。雨林中行路，最重要的就是防蛇、防蚊虫。我在领口和袖口涂了几层避蚊胺，穿着厚厚的高帮靴，还扎着裤腿，行进时也是眼观六路。走出雨林时，我仔细检查了身上，并没发现皮肤异常，很为自己的野外经验沾沾自喜。

谁知百密终有一疏。

4天后，在乘车前往布温迪森林的途中，我突然感到右侧腹股沟剧烈地刺痛，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往肉里钻。疼痛一直持续了有两分钟，因为车里有女同志，所以也不好解开裤子排查，就一直忍着。当时我只想着是几天不洗澡，加上空气湿热，起了痱子之类的，就没太担心。第6天洗澡的时候，只摸到了一个小红疙瘩，也没当回事。

8天后的晚上，我已回到北京，本想洗个澡，好好睡一觉，一解这十几天的困乏。一摸，又摸到了那个小红疙瘩，奇怪的是，我感觉它长大了许多，已经有绿豆大小了。于是我把老婆叫过来，同是动物学出身的她一眼就认出，惊呼起来：

“蜱虫！”

蜱虫嗜血，能以锯齿状的口器在皮肤表面开口，将头部牢牢扎进皮肤里。如果硬拔，往往拔断了

身体也不能将头取出。这东西携带大量致病菌，其中以森林脑炎最骇人听闻，一旦虫体破损，大量病菌释放进人体，危险指数也随之剧增。何况这是来自非洲的蜱虫，鬼知道还携带着什么其他不知名的病菌。

我决定去医院处理，当天夜里去了附近的两家医院，医生都表示无能为力，甚至有皮肤科专家不知何为“蜱虫”？我只好带着这只“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家伙睡了一夜，而这一夜让全家人无眠。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一家设有寄生虫科室的医院，就在我准备向医生展示这只奇物并顺便炫耀我的专业知识时，大夫盯着我的腹股沟左看右看，问我：“哪里有蜱虫？”

一夜之间，蜱虫不见了，后来观察自己，也没有感染症状。虽说有惊无险，但我们全家人心里还是打鼓：它会跑到哪里去？藏在家里会不会再叮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这“五惊一惊”，让我至今刻骨铭心。感恩大自然馈赠的鬼斧神工、绚丽多彩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了人类在其面前的渺小与脆弱，心存对自然、对寰宇的敬畏之心。☑

（作者系国科大2017届毕业生）

# 讲真，你们对「学生物的」 可能有点误会.....

By 李昕

自打高中毕业入了生物的坑  
常常遭遇身边人提出的一些  
奇奇怪怪、莫名其妙、  
匪夷所思...的问题

“你咋啥也不知道，  
你不学生物的吗？  
这些年你咋都白学了！”

比如：大街上随便看见个  
「生物」就问我：“这是啥？”

“这啥树？”

“这啥草？”

树

草

“这啥花？”

“这啥鸟？”

花

鸟



再比如：  
家里阿猫阿狗阿花出问题了  
没事就问我：  
“咋回事？啥情况？”

啥？ 啥？ 这都是  
啥？



我：我不知道啊.....！

“我汪五岁了  
对小母狗一点意思都没有！  
这啥情况？”





“我喵最近不吃东西了！  
这怎么回事？”



“我养的多肉突然就死了！  
这咋回事？”



“我家茉莉最近老掉叶子！  
这咋回事？”



我：我…放过我吧 好吗？

再再比如：  
身体这这那那不舒服，总爱问我：  
“咋办啊？咋整啊？咋弄啊？”

“我这摸着好像有个硬块！  
这怎么办啊？”



“我最近这老疼！这是啥啊？  
这咋办啊？”



“我最近脸上疯狂长痘痘！  
这咋弄啊？”



我：答应我，去看医生 好吗？

再再再比如：  
有事没事就爱问我：  
“你们这些学生的成天学些  
有的没的  
毕业以后能干点啥啊？”

“当科学家吗？”  
“当科学家吗？”  
“当科学家吗？”



(真切又不失温暖的关怀)

这个嘛……



(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怎么说呢……  
毕竟，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嘛  
我们不难发现  
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中  
都有「以前是学生物的」

……

从保险到房地产，从券商到投行

试问  
谁还没有一个  
「以前是学生物的」  
同事呢？

虽然我赚的不多  
但是我懂的多啊

……

虽然我找工作难  
但是我就业面广啊

嘿嘿

哎呀 可把我牛坏了



一个定义：  
(在亲朋好友的心目中)

学生物的=  
懂植物+懂动物+懂微生物+  
懂医学+懂人+  
懂人是怎么来的+懂人是怎么没的

总之  
生命从起源到终结  
都是我们的事！

## 编者按

10月5日傍晚，瑞典文学院公布了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石黑一雄与鲁西迪、奈保尔一同被誉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但他的作品却少有奈保尔式的“后殖民文学”意识，甚至并不直接书写“移民”主题。

令人惊讶的是，虽为移民作家身份，但石黑一雄在英国文坛的崛起与走红可谓顺遂，并且他的作品叫好叫座，不仅得奖无数，同样是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他的小说甚至被改编为热门电影。

# 石黑一雄

## 世 / 界 / 公 / 民

文 | 陈典

10月5日傍晚，瑞典文学院公布了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不同于去年一举被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摘得桂冠时，争议与喝彩齐飞的盛况，这届的文学奖去处并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中国读者熟悉的村上春树在过去几年里都被认为是诺奖最有力的竞争者，而他这次对石黑一雄心悦诚服地评价道：“至今为止，我阅读石黑的作品时，从来不曾失望过，也从未感到不以为然。”

石黑一雄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5岁时由于父亲工作关系移民英国。他的个人成长受到英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双重影响。在学校里受的是严格正统的英国教育，他曾在坎特伯利的肯特大学学习英文与哲学，后在东英格利亚大学取得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其小说创作只用英语，规范老练，典雅矜持。而在家里石黑却受到

日本文化的熏陶，他的祖父每个月都要给他寄包裹，里面是当时日本孩子最爱看的日本连环画及在日本受欢迎的各种礼物，让他及时了解当时日本的文化，“当他最终回到日本时不会感到失落”。令人惊讶的是，虽为移民作家身份，但石黑一雄在英国文坛的崛起与走红可谓顺遂，并且他的作品叫好叫座，不仅得奖无数，同样是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他的小说甚至被改编为热门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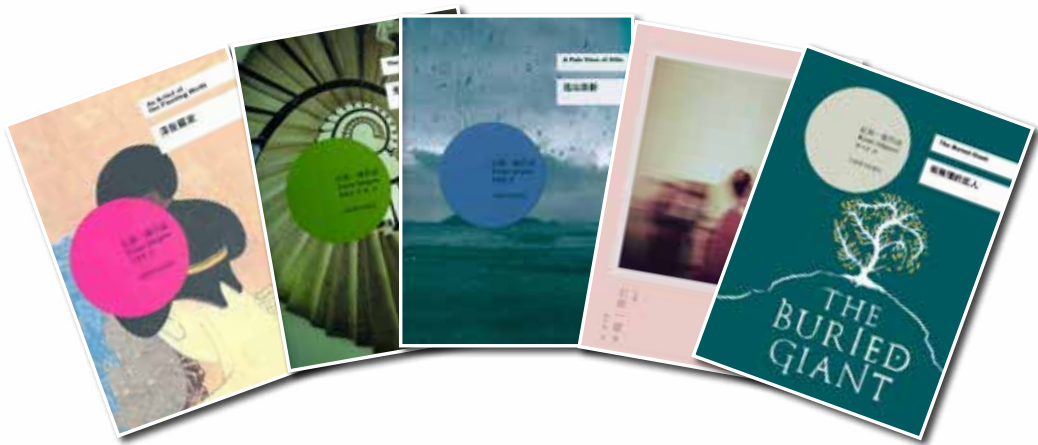
石黑一雄与拉什迪、奈保尔一同被誉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但他的作品却少有奈保尔式的“后殖民文学”意识，甚至并不直接书写“移民”主题。移民书写者，必然体验着文化归属的焦虑，承受迷失自我的风险，被抛出主流社会之外，栖居于移居地的新文化系统内，与多元文化进行对话。石黑一雄的笔触异常沉静，不动声色地把朴素的词语组合成故事，故事中的巨大力

量引而不发。他没有炫耀技巧或执迷于某类题材，而是寻求合宜的词语。在《远山淡影》中，我们看到了石黑一雄对于原乡灾难的书写。长崎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自从近代以来，就因为海上贸易发达，而激荡出多元文化的无国界地方。这似乎给予了石黑一雄更为宽阔的写作视野。与杜拉斯《广岛之恋》相似的是，石黑一雄运用语言的模糊特质，将故事焦点从原子弹降落的事情本身上挪开，从历史政治意义上挪开，他讲的是无奈与尴尬：惊恐过后所有的苦痛，既不能被遗忘，又难以鼓起勇气去哀悼。他描述的是灾难过后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些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对于记忆伤痕的掩饰，实际上并未直接触及灾难本身，而是拼凑着绘制出一幅满目疮痍的心灵图景。

在《浮世画家》中，所有人物都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也都是遵循如“见合（相亲）”等日本人的传统方式。石黑一雄使用回忆的技巧，巧妙地将故事来回拖动于战前与战争期间的日本社会，映射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如果说二战对于各国政治利益的影响是不同的，战争对于人们的伤害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却是同样存在的。像小说中提到的家园被毁，以师生关系为代表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生极大的改变，昔日小酒馆的友好，和谐的愉快气氛已难以见到等状况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战后人的失落、人的情感，人被历史所蒙蔽，又将醒未醒、自欺欺人的哀痛才是作者着重表达的。

石黑一雄的创作理念，更接近于一位国际主义的作家。他无意要刻意寻求所谓亚裔的族群认同，而是更注重小说中的普通人与历史的相逢，相对而言，小说叙事的地域疆界早就被打破了。《浮世画家》中的情境一样可以放诸中国，韩国或者其他国家，故事中的日本只是一块背景板，绝非处于显要的地位。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战争，帝国主义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正如石黑一雄自己曾经说过：“我想知道我被接受是否因为我充当着日本文化的媒介。我想知道，仅仅作为小说家，而不是日本作家，我是否能够获得人们的欣赏。”石黑一雄本人的身份确认似乎比他作品中呈现的人物要有趣得多，他的小说只是看似背景复杂繁复，出入欧亚文明间，但具体描绘极为含蓄。他以幽微的笔法，模糊的叙事，在小说内部埋藏了暗线，呈现共同的主题：回忆、伤痕、与童真的永远失去。他希望能够作品中体现国际化的生存意识，展现人类在不同境遇之下共通的失落与不安。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获奖理由正是：在他情感力量巨大的小说中，他揭示了我们与世界之间虚幻联系下的深渊。

正因为这剧烈的痛苦，为历史嬗变所抛下的普通人的心灵伤害，呈现了20世纪人类在战争、殖民、阶级、与各种灾难之下普遍的伤痕记忆。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类不得不逃避着大灾难后梦魇的追逐。这样的主题极具现实意义，虽然石黑一雄一再回避小说叙事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但国族伤害却



是各民族、各地域的人民或多或少都存有的记忆。那些受伤的人究竟如何“逃避”，如何掩饰，便是石黑一雄所热衷的挖掘、想象、自省的小说主题。

石黑一雄始终拒绝评论者对于他的小说以历史的方式解读的可能，他坚持书写因无法面对某事而陷入的自欺之境的世界人的情绪，有时也是出于对于他本人现实处境的妥协。他的成功，与英国此在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与他的故乡日本反倒联系甚少。故国殖民的记忆，呈现于《上海孤儿》中，源自想象。故国灾难的记忆，呈现于《远山淡影》中，也来自想象。唯有战后的英国、逐渐退去了帝国光环的英国，才是石黑一雄所亲历的社会背景。他的写作轨迹循着帝国落日的忧郁，折射的是日落之下人性的卑微与失意。他无法如奈保尔一般巨细靡遗地勘探第三世界历史幽深处的细枝末节。唯有将自己置身于世界背景之下，探寻另一种叙述的可能，建立一种突破地域疆界、使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人都能感受意义的文学作品。他希望读者能把

注意力从历史事件、意识形态转移到人物的困境本身。这便有了《无可慰藉》。

《无可慰藉》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钢琴家，但是故事的主题并不限于音乐，而是石黑一雄一贯的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怀才不遇的困惑，梦想与现实的落差，意识到自我的渺小反倒成为才华横溢者的深渊，他们自我折磨，感情压抑，就仿佛是《长日将尽》中愚忠的管家，《无可慰藉》中的莱德，在失去了时程表之后不知所措。莱德就是那个“无可慰藉者”，因为往事不可追，伤痕却历历在目。这也是《千万别丢下我》中，复制人的命运。在这部作品中，石黑一雄将人的无力推向极致。村上春树曾给予盛赞：“过去五十年来我最喜欢的作品便是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我读过石黑一雄所有出版的著作。这是一个习惯。但我最喜欢《千万别丢下我》。她诉说了三个在英国乡下长大的孤儿院的孩童。我不想说太多关于情节的部分，但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带有寓言性。”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掌握在少数的、

无情的“绅士”手中。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世界中，人的天然孤独、亲人间不可谅解，历史对人的不宽容，与暗无天日的情感压抑，一直是被反复书写的主题。

“人生短暂，若一步走错则可能全盘皆输：这一认识是令人辛酸的。然而，那些犯下的错误可以让后代有所收获，这一点至少能让人从中感到安慰。这是那样一种辛酸，那样一种情感，受挫却依然寻找理由让自己感受某种乐观因素，这就是我小说的结尾一贯的基调。作为作家，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在真正的绝境中挖掘希望的能力既非常悲怆又相当崇高。”石黑一雄曾如此坦白过。

回望石黑一雄的成名之路，可以说是由一系列“误判”和偶然所构成，这也与他笔下的人物命运颇为类似。他走过的路可以说是无数学生梦寐以求的：毕业时已经找到出版社、第一部作品迅速引起注意并获得重要奖项，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奥斯卡奖，电影又带来了全球知名度。评论的错爱，令石黑一雄不得不将写作题材转移到别处，他希望评论界不要再将焦点放在他的日本身份上。他写作《长日将尽》时，选择了一位传统的英国管家作为主人公，而《无可慰藉》写的是一名在德国小镇的英国人，《千万别丢下我》更是选择生物科技作为小说主题……

他的移民身份，为他的成名铺

上红毯，他却在写作之路上，开辟了与其他后殖民作家完全不同的国际化写作方式。记忆是对流失生命的捕捉，而伤痕则能唤醒旧时光中的悲欣。然而，并非所有的疼痛都会像伤疤一样愈合。伤痛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尤其是在和风细雨的时候。当大时代将小人物的悲喜抛下，一个劲地往前奔跑时，个人对于过往的追忆只能换回无尽的虚无与孤寂。正如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儿》中写道：“也许世上有人能够不被这种焦虑所困扰，心无牵挂、无忧无虑地终其一生。可是对

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就注定要孤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岁岁年年不断追寻逝去双亲的身影。我们只有不断努力，竭尽全力完成使命，否则将不得安宁。”

这样的安宁，是每一个生活在不同境遇下不快乐的世界公民都迫切想得要的。如是地追寻，能够使人从未明的过去中找到一个依然眷恋旧价值观的现在。那是虚幻的抚慰，却也是真实的救赎。石黑一雄便是那个通过文字普度记忆移民的有心人。❶

（作者系国科大人文学院研究生）

## 作者简介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等。曾获得1989年布克奖、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 寻找手工艺

“三无”纪录片凭啥网红

文 | 丁苏雅

我在72道湾，种下层层麦浪  
为的是，给你收获一颗丰硕的青稞种子  
我踏遍尼洋河畔  
为的是，给你寻找一枚纯真的黑色暖石  
看，青稞黄了又绿  
听，祥云一片牵着一片  
亲爱的姑娘，等你出嫁的时候，请让我握过你的双手  
左手，送你那把青稞种子  
右手，送你那枚黑色暖石  
而我，躺在地上  
做你通往幸福的桥梁





听惯了严肃端庄的央视风，你可能不会想到这首有些文艺的小诗是一部纪录片的旁白。无充足的制作资金，无强大的制作背景，无专业的制作团队，这部“三无”纪录片叫做《寻找手艺》。在它诞生之初曾被13家电视台无情地拒绝，是的，没有人愿意为它买单。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部没有任何宣传的片子，在B站上传一周内播放量超过了7万次，就连一向苛刻的豆瓣都给出了8.4的高分。

《寻找手艺》，是笔者看过的所有纪录片中最接地气的，同时，也是最不像纪录片的纪录片。与

其说是纪录片，它更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个不够专业的“导演”在卖掉北京的一套房产后，带着两个没有任何拍摄经验的伙伴儿，开着一辆破旧的大众Polo，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梦想之旅。在这场长达126天的旅程中，制作团队走遍了23个省市，共88个地区，寻找了199位手艺人，记录了144项在中国即将失传的传统手工艺。在B站的弹幕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大概是我看过的最任性的纪录片了”。

### “任性”，是这部片子的魅力

与制作精良的《舌尖上的中国》相比，《寻找手艺》简直可以用“粗制滥造”来形容。整个制作团队只有3个人，除了导演张景曾有过电视台的工作经历，其他两个人都是门外汉，他们辞掉原有的工作，加入了这场未知的旅行。录音师是在出发前的一周刚学的录音，摄影师在拍摄中途因故退出，后来不得已由司机兼职，所有的拍摄设备都是二手的残次品，还有一辆经常半路抛锚的白色polo——这些就是制作团队的全部家当了。

他们有最任性的旁白：“在这

个山沟沟里，终于把这个叮叮当当响的地方找到了”“然后穿过这一小口袋黏糊糊的液体”——片子中时不时地会出现这种接地气的旁白。更让笔者惊讶的是，一口不甚标准的普通话，听起来有些业余的断句，以及一言不合就念诗的旁白竟是导演张景亲自担任的；他们最有任性的摄影师，半路出家的何思庚，完成从司机到摄影师的神奇转化，在他的镜头里出现了被网友调侃为“果冻效果”的雨刷，以及不知所云的“新疆的风”；他们最有任性的后期，穿帮镜头是家常便饭，不止一次出现的收音话筒和录像设备，以及，时不时抢镜的——导演的光头，被弹幕集体吐槽为“连五毛钱特效都没有的后期”；当然，他们最任性的是随机的拍摄计划，从北京出发到新疆再到青海、云南、山东等地途经23个省市，他们走走停停，全片随机拍摄，拒绝一切摆拍以及人为的导演。“任性”，是这部片子特有的魅力，而这一切的“任性”都只是为了安静而又纯粹的讲述属于中国的、温暖的故事。

### 温暖，是这段旅行的真谛

跟随制作组的镜头，笔者看到





了以前未曾见到的手艺人以及他们即将失传的手艺。5集片子中讲述了青海的铜佛像，新疆的毛毡和英吉沙小刀，陕西的羊皮筏子，彝族的漆器等20多种传统手艺，每一位手艺人就像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故事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让笔者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两位，一位是手刻经文的年轻人，另一位是弹奏巴拉曼的老人。

这位21岁的藏族小伙子已有8年的篆刻经历，他拿着木板和小刀，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当导演问道：“刻的板子越多，赚的钱越多是吗？”他明亮的眸子里显然露出了一丝惊讶，“不是，不是”，这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连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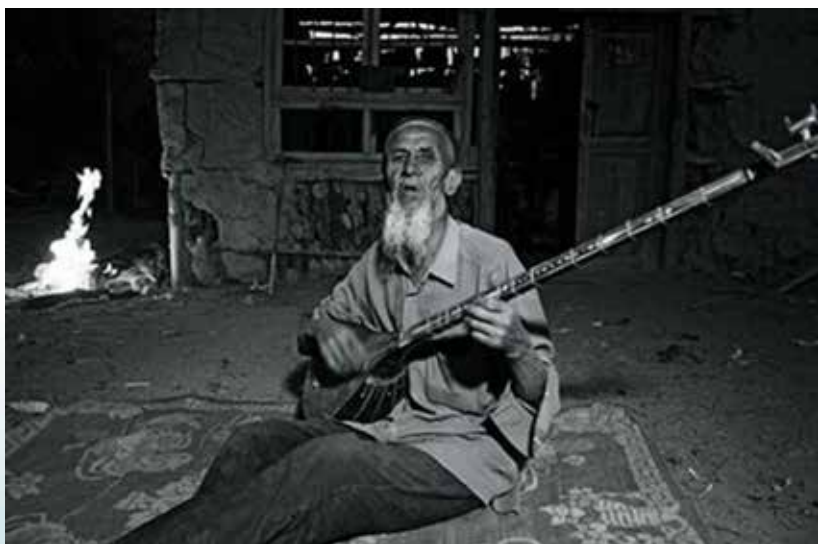


摇头，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向导演解释说：“这个是，刻的时候好好刻，不好好刻的话，我们马上就刻完了，慢慢刻，对这个板子好一点嘛，这个不好好刻的话，我们死了的时候，害怕的很。”旁边的工人继续补充道，没刻好的话我们良心过意不去。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信仰，有一条弹幕是这么写的，“不要觉



得西藏贫苦，他们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充实，因为信仰。”看到这里的时候，笔者突然觉得有些羞愧，与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着，像上足了弦的发条，恨不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却似乎忘了该怎么停下来。

他们说，他是唯一一个会吹巴拉曼的人了。这个让摄制组在沙漠中徒步一个多小时寻找的新疆老人名叫胡大拜尔地，由于语言不通造成了沟通的障碍，在热心的当地人的帮助下他大致了解了制作组的来意。紧接着，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巴拉曼演奏了起来，事实上，并没有想象中的动听。正当我打算快进的时候，老人拿出了另一种名为热瓦普的乐器，这一次他的旋律吸引了我。在弹了两曲热瓦普后，胡大拜尔地又拿出了一种乐器——都塔尔。这个身材修长而又干瘦的老人坐在自家破旧的土屋前，专注地弹奏着这首旋律简单



的曲子，夜幕逐渐降临，门旁的篝火在随着老人划过琴弦的手指有节奏地跳动着，这一切显得静谧而美好。当导演问到老人的儿子会不会吹巴拉曼时，这个单纯的大男孩害羞地摇摇头，是的，胡大拜尔地是真的最后一位可以吹响巴拉曼的人了。

笔者看过很多场音乐会，顶级的音响设备，华丽的舞美效果，曾以为那才是音乐该有的样子，但让笔者没有想到的是，片子里这个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大的多的老人，让笔者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音乐的本意。它是质朴的，也是动人的；它是走心的，也是温暖的。

### 传承，是这次拍摄的意义

《寻找手艺》是一趟真诚的温暖之旅。3位最不专业的人，却用最真诚的方式记录了令人惊叹的传统手艺，而在惊叹之余更多的是对这些手艺无法传承的唏嘘。只有一家，最后一位，最后一次这些相似的词语在旁白中被多次使用，无论是陶器还是乐器，无论是工艺还是布艺，曾经只能依靠人力，而如今都已逐渐地被机器和新的技术所代替。这些费时而又费力的手艺正在慢慢地逝去，同时逝去的还有



手艺人的工匠精神。

正如影片插曲中的“森林的一棵树，不需要知道自己是一棵树”。这些平凡的“伟人”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甚至专注的有些偏执，但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坚持，感染着这支简单的制作团队和屏幕前的你我。这是一份真实，一份执着，一份再寻常不过的平淡。

导演在片子的结尾坦言，“本以为卖掉房子拍片，是很了不起的

行为。但实际上这只是一次投机而已，追求的还是回报。”与这些匠人比起来，他觉得自己的梦想是那么的不值一提。但实际上，这场看似随性的拍摄，却让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他在记录别人的手艺中找到了自我价值。

我们的世界可以很大，大到每天可以接收到指数爆炸般的信息；我们的世界也可以很小，小到只是一把小刀、一张宣纸、一件乐器或是一个你用双手就可以掌握的东西。手艺依然是让人拍手称绝的手艺，手艺人也依然是坚守着信仰与追求的手艺人。只是我们已经不再有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的日子了，传承，也就显得更为艰难了，而《寻找手艺》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 我说 山西 好风光

文一 阙成章



书桌案头的暗金漆佛陀头像静默着，眼帘安垂，微笑里泯灭茫茫万古。

一夜，我盯着他的绣口出神，耳机中恰在唱着郭兰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心里一颤。翻开票据夹，那张K1332次列车车票上空白处，涂抹着文字记忆：“今出娘子关，万壑太行山。新步故人道，携亲驻太原。”

2017年8月中旬，在亲戚的邀请下，我随着姥爷和母亲离开酷暑中的齐鲁，坐火车前往凉爽的三晋，经德州、衡水、石家庄，出娘子关、过阳泉到太原。白驹过隙间，山西之旅已过去两个多月，而回忆时分，与无尽古物山水相遇的瞬间仿佛是在上一刻，在太原老军营其乐融融的欢声笑语也像是就在昨日。

## 汇通天下旧梦寻

清晨，我们到达平遥古城西南门。

时辰尚早，游人稀疏。城墙是土石色的，高大厚重，给人岁月自然的踏实感。钻进了城门洞，便好像抖落了时光的灰尘，钻进历史的后院。西南城隅并非集中开发的



旅游区，还有不少当地人家居住。

有妇人拉着孩子走过街角，白发老头从雕着花纹悬着雅匾的门户中推着高架的自行车出来，黄狗趴在石阶尽处，鸟雀停在瓦墙头顶，高大粗直的枣树从院子里伸出挂满青果的枝子，这一切，好像千百年来就如此。

有一处石阶颇高的大门院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门上嵌着一写着“锡馥”二字的匾牌，匾是黑木，字着以金漆。门饰、墙饰及周遭的花纹皆因沧桑而昏暗了，门口两尊狮子像只剩了高高的发黑的底座。一个白发的婆婆坐在门口，看我们感兴趣，竟招呼我们进来。她好像迎接远方的客人一样，为我们介绍家里的每一处。进了大门，一对母女正坐在小木桌前吃早饭，一只几个月大的小狗摇着尾巴来



回跑。而院子里还有二道门，门的两面分别是中式和西式风格，西式风格那面竟然还雕有钟表！门两边还分男女厕所，上书雅识及门联。老太太和姥爷交谈甚欢，脸上满是自豪与安适。想这百年老宅里的静好生活，是值得向往的。

离开家院，走到城中心主街，热闹扑面而来。从气派的县衙、文庙到各户票局老字号，平遥富可敌国的当年历历在目。日升昌内宅悬有一“汇通天下”的大匾，我在此凝神良久。老辈山西人凭借其进取、勤奋与志气，走出不利的地理环境，走西口、走九州，真正做到了汇通天下的大格局。清朝年间，全中国的金融中心便在这小城小城的几处院落里。而清晨随性走进的平遥寻常人家，也自然而然地写满了天下商贾从此出的气势。

### 大同荟萃

大同古城，下午，我在南城墙根北侧伫立出神。面前是宏伟的善化寺正门，千年大殿唐风浩荡。向晚的天空已经被霞光染橙，橙色的彩云与蓝天辉映殿脊扬起的鱼尾。殿门口，有白发苍苍而精神抖擞的老人在抖空竹，空竹系以长长的黄带，绘以麟角，俨然飞龙在天。而殿内一片触手可及的静谧，游人不过二三，不及正殿侧侍的菩萨罗汉多。抬头四顾，只觉历史倒流，盛唐浩荡的威严气象，全在这矗立不倒的木结构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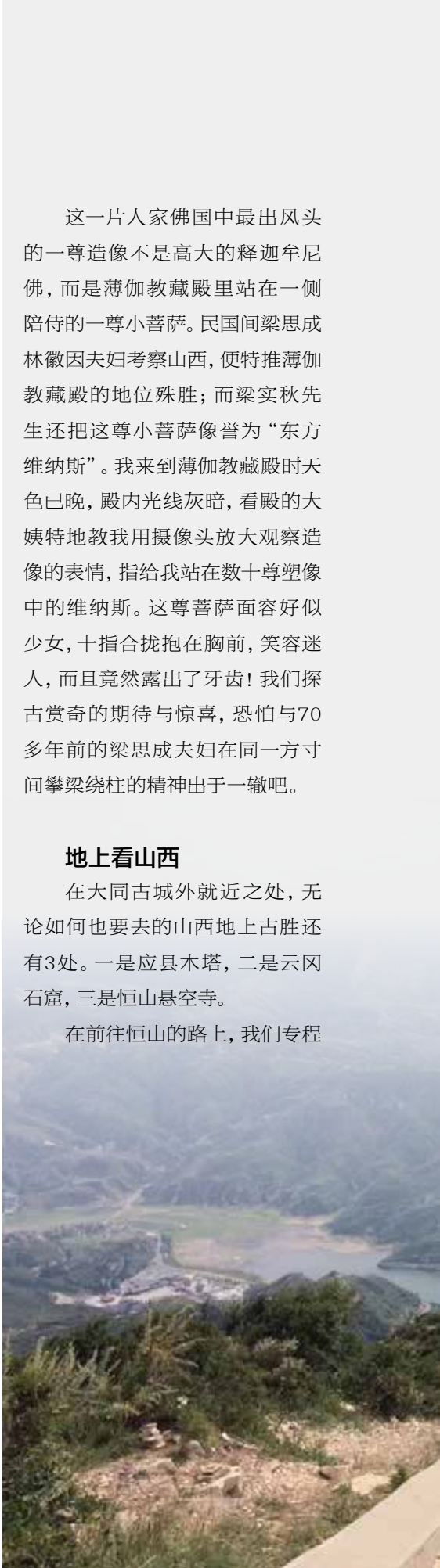
沿着鼓楼大街向城中走，还有一处更胜于善化寺的佛家古刹：华严寺。其正殿及广场宏大有不减紫禁城太和殿的气势，而木结构的大唐风韵又远比明清琉璃大气庄严。

这一片人家佛国中最出风头的一尊造像不是高大的释迦牟尼佛，而是薄伽教藏殿里站在一侧陪侍的一尊小菩萨。民国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考察山西，便特推薄伽教藏殿的地位殊胜；而梁实秋先生还把这尊小菩萨像誉为“东方维纳斯”。我来到薄伽教藏殿时天色已晚，殿内光线灰暗，看殿的大姨特地教我用摄像头放大观察造像的表情，指给我站在数十尊塑像中的维纳斯。这尊菩萨面容好似少女，十指合拢抱在胸前，笑容迷人，而且竟然露出了牙齿！我们探古赏奇的期待与惊喜，恐怕与70多年前的梁思成夫妇在同一方寸间攀梁绕柱的精神出于一辙吧。

### 地上看山西

在大同古城外就近之处，无论如何也要去的山西地上古胜还有3处。一是应县木塔，二是云冈石窟，三是恒山悬空寺。

在前往恒山的路上，我们专程



借道应县参观木塔。应县木塔是蓝色星球上最高最古最奇的木塔，与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内外叠套的全木结构，无一根铆钉，历经大地震与侵略者的炮击依然伫立如初。我站在塔下默然良久，看塔上层层的匾牌，匾牌上落下的鸟雀又飞起。这塔好像是从石台上拔地生长出来一样，古人摸清了木头的脾气，使大大小小条条根根死去的木头组合成了这直指永恒的新生命。

云冈石窟更让人反思生命。这盛唐前的塑像顶峰，每一寸都凝集这千年前匠人的生命。然身临其境，动人的除了标志性的大佛，还有佛像前的小孩哭、乌鸫叫、游人吵闹。禅客不会叹息漆彩的剥落，反而会赞叹毁零的优雅：一千六百年前佛像初刻成时的无瑕只是一场旨在礼赞无上智慧的宏大艺术创作的开始，大大小小的石上乐符历经风雨侵蚀，一路穿梭过岁月，至残缺不全才算圆满完



成。精美绝伦的装饰塑造、繁文缛节的教条礼法并非我佛本意，待到塑像千疮百孔时，才真正进化为对无常恒理的本然鉴证，对梦幻泡影的真切书写。说是这样说，凡心如我，碎碎步伐里昂头不顾颈酸，依然贪恋这繁复震撼的洞窟。下次再来，真想搬个小板凳在里面坐一天慢慢看呢。

恒山奇峻，而奇之又之处便是悬空寺。悬空寺继续着木结构凝固音乐的扣人心弦，背靠衡山悬巖，



面临滚滚浑泥江水。我从山下小跑上山，又抛开索道小跑下山，上山一小时，下山半小时，徒步登顶海拔2016.1米的北岳。归途经过桑干河，风吹草低见牛羊，山如巨浪云如山。叹曰：恒岳一壁绝，太白侠客过。万仞开空谷，千丈吐云波。峨峨悬此寺，芸芸着一我。

这3处所串连的大同周边古建筑群，仅是山西古建的一个代表，甚至可以说，仅是一方管窥。在山西的沟壑远村僻壤间，不知藏着多少笔直の木塔、庄严的大殿、颌首的罗汉、微笑的菩萨。左手太行右手吕梁的三晋之地，本就是中华龙文化的起源、汉唐辽金的重地，而比起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原常有难得的太平，且地高天凉而干燥，此类史地条件造就了山西古建筑的辉煌。全中国保存较好的元以前古建筑，有70%以上在山西，故行旅界素有一精到的论断：“地下看陕西，地上看山西。”一定还要再



来，再来时，愿像二姑姥爷说得那样，从北到南把山西入册的古建筑扫描一遍。

### 后记·太原有处家

这次山西之旅，起点和终点都在太原，我们在太原住的时间，与在其他各处的时间总和相抵。说来是因为姥爷有3个妹妹——我有3个姑姥姥在太原，加上姑姥爷们和姨、姨夫们，在山西有个大家庭。这次旅行的圆满，多亏了他们。而在太原期间其乐融融的日日，便不是旅行，而是回家了。我们品尝了无数种晋菜美食有面有肉有酒，还参观了山西省博物馆、碑林、阳曲青龙古镇等地。文初缘起的暗金漆佛陀头像，便是在南宫市场一位来自介休的老婆婆那里购来的。

家庭之所以相隔太行，历尽半

个多世纪间的辗转发展，已是一部与新中国浩荡大历史平行的微历史，可另辟一处叙述。而其中种种辛酸或传奇的故事，成了家庭聚会时百谈不厌的话题。一处 在山西，一处在山东，姥爷今年80有余，老当益壮学习使用微信，给自己起的网名便是“山中”——两处家的平衡。岁月如水，相距隔山，情谊自

在天涯比邻之间，而山西之旅，也时时刻刻伴随着对吾家小史的寻觅体悟。

天地有大美，岁月留风情，这次三晋之行，从“人说山西好风光”，变成“我说山西好风光”，人在旅途的意义，大抵如此。📷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阚成章）





# 秋韵

摄影：杨蔚成、周金霖、  
仲佳、李联炳、翟吉安、  
刘霞、谢旗、陈彦合、  
吴玉凤、刘瀚鸿



